

試以敘事探究初探地方經驗中之「存在空間」*

蔡怡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摘 要

以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而言，「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是一主、客體相涉相融之意向性空間，同時亦是一承載、滿盈著「意義」之情感、價值之所。而此一充滿情感、價值及意義之所，就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言，是「此在」（Dasein）與「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狀態展現。而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是以個人之生命經驗或生命故事，來探究其個人身份、文化認同或生活世界等問題。如此，倘若我們能將其借/藉用至人文主義地理學所闡述之「存在空間」，那麼其應是可以就個人生命經驗或生命故事所發生之脈絡場域，來更豐富人文主義地理學所關注之「存在空間」之多方展現。而如此看待人地之關係，亦是希冀可以豐富地方經驗探究之思維，同時亦開展地方探究新的思考面向。

關鍵詞：敘事探究、人文主義地理學、現象學地理學、存在空間、地方經驗

蔡怡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兼任助理教授，E-mail: yiwen.tsai@msa.hinet.net

* 本文初稿曾於2014年5月4日假高雄市立空中大學所主辦之「第七屆城市學學術研討會」口頭宣讀，並感謝會中高義展老師及高秉毅老師的鼓勵和意見。同時，並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的指引與建議，致使此篇文章能更臻至善！在此謹此誌謝！

（收件：2013年6月3日，修正：2013年7月22日，接受：2013年9月14日）

壹、前言

資訊科技的日益創新，時空的壓縮、時空的分延，使得日常生活中的我們，或多或少直接也間接地受到全球化所帶來在時間上與空間上之界域（boundary）的模糊。然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卻也使得我們深思與質疑：日常生活中的我們在時間與空間的運用及界定上，是否真的追得上「全球化」的腳步？也就是正當我們大聲疾呼生活的周遭已一點一滴被全球化（抑或是地方全球化〔globalization〕）所滲透時，同時似乎又有另一種底層之流，蠢蠢欲動。而那一底層之流，卻是對於這「全」字一廣泛的、全面的，有一深深地隱憂、好奇和深慮。因為全球化所代表的似乎是一種對於地方或空間同質化的可能取代。而如此取代之可能又進而使得我們思考地方性（placeness）之於我們存在的可能。因此，在地方全球化後所繼而開展的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其所對於地方的重新強調和再認識與再回應，至目前為止實是與地方全球化同時並陳且又交叉、相互競合地呈現在我們的社會及日常生活當中。然而，問題是：縱使是最先進的資訊科技使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時間與空間的壓縮成為可能，但是我們卻無可否認，當我們再回到對於一個地方或空間的界定或象徵時，還是會以形式上或政治上或甚或是在經濟版圖上較為實質的地方或空間劃定界定，而另外一種界定和象徵似乎也仍是會回到一種以「人」為中心而再擴及其與地方或空間之互動的層面意義象徵上（孫治本、譚又寧〔譯〕，Hahn〔原著〕，2001）。也因此，站在呼應全球地方化的角度而言，本文是希冀可以再深一層次地探究及思考地方之精神及其意義之所。而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裡，對城市敘述描述道：

……我怎樣描述齊拉（Zaira），那座高疊環峙之城，都徒勞無功。我可以告訴您，那裡有多少台階，城中的街道因此像

樓梯一般升起，那裡的拱廊有多麼地彎曲，還有覆蓋屋頂的鋅板是什麼模樣；但是，我早已明白，告訴您這些，等於什麼也沒說。組成這座城市的不是這些東西，而是空間的量度與過去的事件關係……（王志弘〔譯〕，Calvino〔原著〕，2001:19）。

從上之敘述我們可知地方經驗實不只是一種包含實體的空間記憶，同時應更包含更多在「時間」與「空間」間相互持續進行中時，所發生的事件「情事」，亦即「時空」「情境」「事件」（time-space event context）。而在一個所謂後現代著稱的社會裡，到底城市之於我們是一個騷動的城市？還是一個異質的城市？抑或是一種屬於雜多且混雜的城市？而倘若城市是屬於後者，那麼臣服於這城市底下生活的人，其生活的多元性與雜多性，我們又是如何掌握？如何再現？而這再現的過程，是否又會如前述馬可波羅在面對忽必烈大汗時所輕聲嘆道，「我怎樣描述齊拉，那座高疊環峙之城，都徒勞無功」般？

如此，Doreen Massey, John Allen and Steve Pile（1999）說道，城市的多元性與雜多性，實是代表城市是一種混種，是一種叢結（plexus），更是一種多重敘事（multi narrative）的交錯之地。而如此城市的混種、叢結與多重敘事，我們又需如何闡述？如何思考？Massey, Allen and Pile（1999）又云，若是我們可以從「空間」的角度去思考，那麼我們應是可以看到這些不同敘事真正共同的存在。而如此從「空間」「敘事」角度來探究，我們實是可以體認到城市生活其在同一「時間」中所可能產生的空間差異，同時若是從「敘事」的時間之軸來前後衡量，我們則是可以去比較和體認那「空間」在時間之流（the flow of time）中其所可能產生的前後不同。因此，當我們在以「敘事」論述來作為空間書寫（space writing）時，其不僅可以以「空間」為基軸，來看待同一時間中其「空間」的差異，同時又可以以「時間」發展之前後為參考軸心，進一步地來看待「空間」其可能的發展變化、傾向和趨勢。也於此，若是我們可以以

「空間」「敘事」為主軸發展來論述「空間」，其論述結果應不只僅滿足於空間或城市之多重論述（discourses of cities），同時應是更可再現那城市中多層次之真實（multiple realities）與想像。

於此，本文憑藉著對此一城市「空間」「敘事」之基本論點，欲希冀進一步嘗試、釐清在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中所著重強調之「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的論述與發展。因為「敘事探究」（narrative inquiry）所關注的是個人生命經驗及其生命故事之開展，而若我們在這生命故事或生命經驗發展脈絡中，去關注其生活中所發生之場域脈絡的變遷或變化，或許可以更豐富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所強調和關注之「存在空間」。同時，也可為至今仍不斷繼續發展及擴張的全球地方化之所強調的地方回應和地方之精神帶來更豐富的論述和其內涵與概念。

而人文主義地理學所強調之「存在空間」，是以思考人是何以存在為一知識論取徑的哲學思維。在此一哲學思維中，所強調的無非是空間的本質性（essence）或本真性（authenticity）之問題。然而，在這以「人」為思維的知識論研究取徑，其大部分落實到研究探問上，基本都是將「存在空間」置入一括弧內，也就是我們可能不會去觸及，或者說我們是儘量避免觸及這空間是否回到本質性或本真性之問題來探問。而如此問題，對於一些對人文主義地理學抱持較保守且懷疑的學者們就認為，此等問題在人文主義地理學中既是一種模糊且又沒說清楚的概念（Peet, 1998; Pickles, 1985）。但是，人文主義地理學者Relph（1976）卻直指，個人自身對地方的本真態度，應是涉及到其自身和對地方有完整的認同，並且對於地方亦有直接且真切的經驗連結影響關係。同時，空間之本真性問題亦是涉及到人類其意向性（intentionality）之問題的探問。如此若是再繼續追問，則就必需再以現象學中所闡述之意向性—主體（subject）與客體（object）間之問題來回答。然而若是以此回答再繼續探問，就也必須再以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知覺現象學》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① 中所主要闡述之「身體—主體」(body-subject)之源發意向性,來解釋與詮釋這以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之「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為基本論點的「存在空間」其在「時空」中的感受、欲望和其意義指向等問題。

從上,我們可以知曉:若是要論及及釐清人文主義地理學中所著重闡述之「存在空間」,我們應當先是要釐清且清楚地瞭解其主要依據之現象學理論的哲學脈絡根源,和其論述發展的可能與限制。如此,當我們以人文主義地理學為主要論述之探問時,才較有可能避免掉入一種如Richard Peet(1998)及John Pickles(1985)所云之人文主義地理學實是一種唯意志論或主觀立場的詮釋所在。

而實際上當我們在研究探問此等「存在空間」之闡述及運用時,我們又應該如何避免上述問題之發生?筆者以為在「存在空間」的論述及探討中,多是以現象學為一開端,而後再以胡塞爾(Edmund Husserl)所主張之意識意向性和生活世界(lifeworld / lebenswelt)^②之概念,及海德格所言之「此在」或「在世存有」的闡釋,再連結梅洛龐蒂所主張之身體—主體意向性(body-subjective intentionality)來作一有效且有意義的「空間」詮釋。然而,此一詮釋空間的方式,或可代表一種個體或群體在「時間」與「空間」存有下之意義空間。但是,「空間經驗」實不僅僅涉及人對於地或人對於景之「當下」情感

① 此書出版於1945年,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以現象學心理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為主要探問之出發代表作。而其書中主要是以「身體—主體」(body-subject)為論述,企圖打破意識哲學的框架,並藉由「身體—主體」這源發意向性,形構出「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的時空感受、欲望活動及意義指向等的存在完形結構。參閱龔卓軍(譯),Merleau-Ponty, Maurice(原著)(2007)。《眼與心》,頁20。

② 「生活世界」(lebenswelt)最早一詞是由胡塞爾(Edmund Husserl)在1936年所發表的《歐洲科學危機與超越現象學》(*Die Krisis der E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中提出,其以為通過生活世界的概念,我們可以理解:「意義」(Sinn, Bedeutung)是由主體在生活世界中所進行種種實踐而被給予。然而,在此「客體」或「存有」還是由主體決定,沒有自己的獨立實在性。「生活世界」就是我們日常生活於其中的世界,是一個充滿動感的世界(吳汝鈞,2001:135)。

經驗（emotional experience）和其心理現象之具象處境。同時，其亦涉及了個人過往對於此地、此景之情感經驗或其心理現象具象處境之積累，和其個人在當下面對此情、此景時所引發對於生活經驗中之種種感發、遙想、感念和期待。因此，「空間經驗」實是一種交雜個人在「時空」感念中的內在情緒經驗與心理現象之具象處境（拙著，2013a）。而如此「情緒」經驗或心理現象具象處境，我們又何以在研究記錄中，詳實記載、分析？又在研究訪談的過程中，倘若我們一直忽略個人當下處境之情境脈絡，是否這樣的研究訪談對於我們所要瞭解之「空間」經驗已然足夠？

而本文最初之發想是在於：筆者在完成博士論文後的一段時日，當再回頭檢閱原論文中所採用之「存在空間」，似乎發現以當時寫作而言，如此方式之應用及運用，對於當初所欲解釋及闡述人文主義地理學所欲彰顯之空間之本質性或本真性，可能還存在著些許時序上的落差和失落，而在論文中「文本」「敘事」之方法與運用，除對詮釋和解釋在文中所欲顯示和揭露梅洛龐蒂在《眼與心》（*L'Œil et L'Esprit*）中所欲強調「我們所見無非是爲了揭露和顯見居中者和可見者的存有」之概念有所幫助外，另外，若是對於在解釋個人在空間經驗中所思、所想之部分，似乎仍顯片段和不足。^③ 同時，若是再檢閱國內地理學界以「存在空間」爲主要驗證、探討論述之論文，其在「文本」「脈絡」之主要處理及說明上，似乎亦有如此現象有待增進或補強。^④ 因此，如下

^③ 筆者之博士論文主要是以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所主張之「存在空間」（existential space）來探問：當「時間」「慢」下來後，「空間」是如何開展。而如此之探問，是以「文本」「空間」爲主要闡述，同時並就此一「文本」「空間」來探討其所開展的不只是一個生活再現之空間，同時更是一個在慢的「時間」中，所去延展、經歷的人之情感價值及意義之所。如此，「慢活」「空間」呈顯的是一種之於「時間」與「空間」存有下之狀態意義。而如此「時間空間形式」亦是如同康德（Immanuel Kant）所云，是一種「隨感性而表現的心靈主體」，同時亦是一種「感性在時間空間形式下所呈現之現象」，然若是離開此一「空間」「時間」，則就不能想像現象（拙著，2011:55-58）。

^④ 在此筆者是以「存在空間」爲題名或關鍵字來檢閱在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中的〈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資料庫煩請參閱國家圖書館（2014a）及國家圖書館（2014b）。

我們就試以國內地理學界有關於宗教地理、生活世界之地理及文學地理等面向之論文，來作為說明。

關於宗教地理「存在空間」之論文部分，有：池永歆（1996b）〈聚落「存在空間」的貞定與詮釋—以嘉義內埔仔「十三庄頭、十四緣」巡境活動為例〉、高麗珍（1996）〈淺談民俗宗教空間組織的形成過程—以松柏嶺受天宮玄天上帝祭祀活動為例〉、黃素貞（1997）《沿山鄉街的「存在空間」—以林杞埔街為例》、林志秋（2000）《佛祖、太祖與耶穌—羅漢內門宗教信仰之地域性》及張添順（2006）《笨港牛稠腳庄祭祀空間之變遷及其空間性》等論文，在此些論文中其主要是以宗教祭祀中心或活動為一個「存在空間」的所在，而後再去詮釋或去形構一個以居民生活世界為主的具體文化象徵，同時在論述中亦透過此一對宗教祭祀中心或活動之詮釋，進而再去解讀及闡述此一宗教活動空間之組織的空間性（spatiality）或地域性（locality）等問題。而若是以「存在空間」試圖還原及建構（特定的）生活世界之論文則有，池永歆（1996a）《嘉義沿山聚落的存在空間—以內埔仔十三庄頭十四緣區域構成為例》、洪醒漢（2002）《軍事重「地」左營地區政治軍事空間的形塑及詮釋》、彭鈺琪（2006）《農村聚落生活世界的建構—以嘉義縣埔尾為例》及拙著（2011）《淡水老街的慢活》等篇，此等論文主要論述是企圖以日常生活中之「存在」，來去建構或還原我們日常的生活世界或是特定之空間的存有，而如此論述主要也是在於去突顯那「空間」之貞定意義和其內涵之所。同時，亦透過此一「存有」之「存在空間」去詮釋、闡述和彰顯那「空間」之獨特，並進而對地方 / 空間之意涵或規劃作一反省和思考。而至於以「存在空間」之主—客體之交相指涉來論述文學地理的論文則有，黃素貞（1998）〈小說人物的「存在空間」—以海明威「老人與海」小說為例〉、池永歆（1999a、1999b）〈清代詩文所描述的台灣地理景觀（上）（下）—以《諸羅縣志》阮蔡文詩為例〉、林怡蕙（2002）《小說文本中的地理論述—以鹽田兒女小說為例》、李秀美（2005）《〈寒夜三部曲〉之地方性詮釋》及拙著（2013b）〈那座山，那條

河：地方及其精神之意義—以西川滿筆下的淡水作品詮釋〉等篇，此等論文之論述最重要的不是真切地要去還原一個所謂「真」的世界（real world），而是企圖從文學作品中，去發現一般可能在地理論述上所不曾發現或是尚未注意到或甚或是早已被忽略的地方 / 空間之空間性或地方性。於此，在論文中所論述之文學作品中的空間或地方，應不只是背景所在，而是一個有可能存在但是又有可能略加一點虛構或想像的「真」的地方或空間。因此，地方書寫若是從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其應是一個「存在」於作者或讀者間或空間、地方間的一種交相指涉想像的過程。

從上在我們進而瞭解國內地理學門對於存在空間的論述、應用及闡述說明後，我們可以知道這一個以「存在空間」為主要論述或探問的「經驗」世界，實乃多著墨在生活世界或特定空間的建構與還原上，或是一種由我者（主體）與他者（客體）間交相指涉的過程闡述與論述。然而，在這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空間經驗實是一種人與地或人與景間隨著時間流動（time flow）而感發的一種情緒、情感經驗或心理現象具象處境。於此，時間之流的流動，實際上亦代表著我們在此一刻及下一秒間其情緒或情感經驗的轉換及瞬息變化。

因此，根據筆者在上述種種寫作及檢閱反思過程中，重新再來審視「敘事探究」所採用之方法論和其相關脈絡背景後，發現：「敘事探究」之探問，可能可以是我們處理「空間經驗」「話語」訴說時之「時間」「存在」及「存有」之「意義」等概念的深化闡述模式。因為「敘事探究」是一種隨著時間、在空間裡以及在脈絡中所發生的一種論述形式（Speedy, 2008:47）。而「敘事探究」所著重關切的亦是一種在動態生命經驗中所流動經驗之再現，「它」涉及到的是生活世界之多重真實（multiple realities）的再現（蔡敦浩、劉育忠、黃慧蘭，2011）。而人文主義地理學其終極探問和所欲追求的，除了是以人之本質為探問外，另外，亦是要還原現象學中所欲追求的多重與多元真實的多重視點及多面性。而以人文主義地理學為主要彰顯和論述的學者段義孚（Yi-Fu Tuan）在1991年時，發表〈語言和地方何以成形—以敘事敘述的方法來探問〉

(Language and the Making of Place: A Narrative-Descriptive Approach) 時亦說道：「……透過敘事敘述的方法 (narrative-descriptive approach)，當複雜的現象顯現於面前時，理論則會自然而然地在背後盤旋圍繞。而就因為這個理由，如此研究探問之方式深受文化地理學者及歷史地理學者們的喜愛，同時歷史學家和人文地理學家亦極欲傾向如此的探究方式。因為它擴展了生活和世界的廣度和豐富度。……而一個城市的性格 (the personality of city)，往往會受到一部很有力量且具有權威性的文學作品影響，如：十九世紀的倫敦即是如此……」

(Tuan, 1991:686)。因此，地方 / 空間經驗應是可以運用「敘事」之手法或方式來表達和再現。而以如此敘事之方式來探究地方 / 空間經驗，或許亦可以將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所著重關注之「空間經驗」(存在空間)，以一種具有「時間」前後之概念來連貫、表達與再現。因為「空間經驗」(存在空間)，若是以海德格「語言」的存有基礎來看，應可以說是個人存在於某種情境下的情感經驗或是心理現象具象處境的暫時給出。而按照康德 (Immanuel Kant) 的說法，^⑤「時間」與「空間」則皆需透過經驗而被察覺和發現。如此，本文關切的是：若是在空間經驗中我們所追尋、探索的不只是一種實體空間 (physical space)，亦不只是一種純屬於視覺存在的探究，那麼以「敘事探究」所關注之多重敘事及多重真實之觀點，是否對於以現象學地理學 (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 所強調、關注之「存在空間」，會有再更深化及豐富之處。

再者，以如此敘事脈絡來探究地方經驗或存在空間，事實上在國內地理學

^⑤ 根據牟宗三 (1997:151) 所云：「一切其他『屬於感性』的概念，甚至運動之概念 (在此運動之概念中，時間與空間這兩個成素被統一起來)，皆預設某種是經驗的東西。運動預設『某種可運動的東西』底知覺。但是，在空間這一方面，若就其自身而思量之，其自身中卻並沒有什麼可運動的東西。(案意即空間自身不會運動)。結果，可運動的東西必須是某種『只通過經驗而被發見於空間中』的東西，因此，它必須是一經驗的與料。依同樣的理由，超越的攝物學也不能把變化之概念計算於其先驗的與料間。時間自身並不起變化，但只是某種『存在於時間中』的東西才會起變化。這樣，變化底概念預設『某種存在著的東西』底知覺以及『此存在著的東西底諸決定底相續』之知覺：那就是說，它預設的經驗」。

界中或多或少也普遍暗含地運用在文化地理、宗教地理、文學地理或歷史地理等層面上，因為透過「敘事」方式之時間前後的參照，實是可以展現或再現地方 / 空間在時間先後順序的差異，但是可惜的是如此暗含地運用及應用「敘事」手法，卻也使得這一直觀—深描詮釋（thick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之敘事方式，在實際論述上缺少一個強大支撐的哲學理論脈絡基礎。因而使得此等類似的論文，在某一方面的論述或批判上，較為容易被視為主觀的（歷史 / 存在）空間經驗價值判斷或詮釋。因此，本文另一目的，則是希冀可以藉由本篇對於敘事探究之哲學脈絡基礎的探討和介紹，來深化或強化及增補人文主義地理學所強調的詮釋存有空間。同時，若是再藉用敘事探究裡所強調的時間脈絡，我們亦可再更進一步地來深化或增補在人文（主義）地理學裡，所暗含運用 / 應用之敘事空間經驗（narrative spacial experience）其直觀脈絡探究的客觀性和其信度與效度等問題。而若是針對現今地方全球化或是全球地方化浪潮席捲之問題，此等探究方式則應是可以就地方或空間的脈絡敘事，重新再思考或檢驗其過程中何者是支撐或支配著地方或空間的重要象徵力量。

於此，如下本文就先試以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和其「空間」「敘事」的可能為一開端，之後再以「敘事探究」之思想脈絡介紹和其如何與跨領域間應用來作以說明。最後，並亦運用「文本詮釋」之方式來嘗試及解釋此一研究探問之於人文主義地理學所著重闡述之「存在空間」存有之可能的豐富度。

貳、地理學「存在空間」的「存在」與「敘事」

一、典範更迭

「空間」是地理學的基本研究觀點。長期以來，地理學家透過如此觀點，觀察、研究、組織及探問地表之種種現象，同時其亦企圖憑藉此種觀點來為其學科建立獨特之研究領域和範疇（施添福，1990; Hartshorne, 1958; Johnston,

1979; May, 1970)。然而，「空間」究竟是什麼？我們或可從臺灣近半世紀以降的生活「空間」轉變來開始檢視：過去臺灣從1950年代、1960年代的農業社會，發展至1970年代以工業型態為主的經濟社會，而到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後，整個臺灣社會也逐漸轉向以工商資訊服務為主的經濟社會型態。而在這發展過程當中，資本主義的擴增與全球化的無遠弗界，亦不斷地累積和增加至我們的生活中，已致於此等社會經濟現象已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深遠的影響。而如此的社會經濟型態轉變與影響，同時亦使得我們對於「空間」的定義與界域，已不如早先所想像般的固定。所以，當二十一世紀現今的我們，在生活中觀看「空間」時，其是有可能充斥多種意涵的。因為，「空間」之於我們可能是真實的，也可能是虛擬的，也有可能是固定的，但亦有可能是流動的。再者，「空間」之於我們，又有可能像個有機體般，可以增生、可以消褪，亦也可以像個靜默的老大哥般，隨著每一人之喜、怒、哀、樂陪伴在身，如影隨形。於此，「空間」之於日常生活中的我們，實是隨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到之各種狀況，而一再地轉化，如此也使得我們對於「空間」更是有了更多且不同層次的想像與比擬。儘管如此，大抵說來在日常生活中，「空間」之於我們，的確是有絕對、相對及相互流動等概念存在。

而如此在生活中不同的「空間」體現 (embody)，回到學術界的論述中，當然就勢必得再謹慎和嚴謹些。在地理學界，最早在十九、二十世紀初，「空間」所強調的是：區域分布的獨特性，亦即「絕對空間」。而至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地理學界掀起了「計量革命」(quantitative revolution)，「空間」只為服從科學服務的簡化需求，而卻脫離了原本學科中所最自然去關懷人與土地間之活動情感的價值面向。因此，發展至1960年代後即有一些學術社群（尤以文化地理學者和歷史地理學者）開始對於大量科學化及量化宰制下的數量統計實證研究方式產生反動。因為在這大量科學化、量化宰制下的數量統計，似乎仍有些群體或個體現象是被化約或是忽略的。因此，一種新的地理學就在1960年代發展成形。例如：結構主義者是以馬克斯主義為首，企圖建構空間—社會

之連結關係，同時其並利用此一連結關係來重新建構或重組「空間」。而行爲主義者則是對於「空間」中之人，有了更真實的切入點，其欲企圖透過人在空間中之行爲、認知，來去探討人與環境間之連結與關係。另外，人文主義學者則是以討論現象本質和觀念價值之「空間」爲主要論述，其最主要的是在關注「空間」經驗中其人類價值意義及情感等面向。當然，實證主義者亦還是秉持科學的精神關注在「空間」間或「空間」中的安排，而傳統的地理學的確也是真的以此來作爲研究的方法論，其最終是企圖透過理論、法則來建立模型，並解釋和預測人類各種活動的空間安排。^⑥

而Paul Claval云，1960年代後期這些學派的興起，其所隱涵和彰顯的意義實是在於：地理學者們若只是去尋求自然現象與聚落狀況之分布實是不夠也無法回答人類在地球上之生活問題（鄭勝華、劉德美、劉清華、阮綺霞〔譯〕，Claval〔原著〕，2003:iv）。而人類所尋求的主要是以人生意義爲第一要義，其次則是會去尋求自身對地方有通盤瞭解後之選擇生活和去處的可能，最後才是在於爲因應全球化所帶來之威脅，而所可能會去尋求的民族意識自我認同和肯定的部分（鄭勝華等〔譯〕，Claval〔原著〕，2003:iv）。所以身爲地理學者的我們，實是需要去瞭解人類其自身對於所處世界的認知和其之後所認定的意涵問題。於此，自1960年代末期以降，地理學界更是風起雲湧，歷經了好幾場認知性的轉型革命，如：基進地理學（radical geography）、女性主義地理學（feminist geography）甚而到後現代地理學（postmodern geography）等典範的崛起。

而這些學術典範的更迭與崛起，除了是與學術內部社群不滿於在「框架」內所可以解釋與詮釋的一切有關外，另外在學術社群外部，亦有一股蠢蠢欲動的風潮。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5年），美國、蘇聯進入冷戰時期，1950年代韓戰爆發，而至1960年代民權運動興起、嬉皮風開始流行，甚而到了1970

^⑥ 詳細說明及論述可參考Peet（1998），施添福（1990）及陳其南（1999）。

年代全球爆發石油危機，1980年代全世界首部個人電腦出現、中國開放經濟改革、兩德統一，1990年代則是爆發了波斯灣戰爭、蘇聯解體（同時並結束冷戰時期）、南非首任黑人總統曼德拉就職及世界經濟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正式成立，而至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美國更是發生了駭人的911事件及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開打，甚而到了2010年北非爆發阿拉伯之春、2011年世界人口突破70億大關，而至2014年以巴衝突又再次升高……，如此等事件的發生無疑都使得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版圖或是種族議題，甚至是個人所生活的「空間」出現莫大的改變、衝突和影響。而這些改變、衝突及影響，當然也促使自二十世紀中後葉之後，學術界一連串前仆後繼的多元文化論述（multiculturalism）。因為，學術始終來自於生活。

於此，我們可瞭解當自二十世紀中葉後，世界學術潮流早已走向一波波的文化轉向（culture turn），而地理學之「空間」亦早已隨著不同社會科學領域間之潮流發展及應用，有了不同的定義論述及典範更迭。而這些在跨領域（如：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比較 / 批判文學、歷史學、建築學、景觀或觀光領域學群等）間被運用的地理學「空間」或甚至是從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發展回來地理學界的「空間」論述，James D. Duncan and David Ley（1993:57）說道：「這些學者其實並不是將地理學當成是一門學院專業，其反而是將地理學門之論述當成是一種對文化詮釋及認識的建構過程。如此，也好讓他們得以將所論述之文化意涵有個強而有力的堅實物質基礎。」

二、存在空間的「存在」

據此，若是我們回到地理學最初之探問，何是地理學？那麼在前述眾多「空間」意義更迭、轉換與闡述裡，我們又何以擇選出最佳的論述與詮釋？Peet（1998:302）云，目前按照趨勢發展來看，絕對空間早已退出了地理記憶，而相對和關係空間（包含被再現的、再現性的與在物質轉化層面的）則仍然被受社會思想領域等學者們的青睞。而本文正是本著胡賽爾在現象學中

所提出之生活世界的理念，來端看這人與地間之關係空間。而Donald Mitchell（2000）亦云，人文地理學實是在慢慢受過現象學的洗禮後，才將早先對於地理環境以作為問題意識之探討般的自然實體，視為人類存在的意義中心。

而「一粒沙一世界，一朵花見天堂」，^⑦於此，本文正是以「人文主義地理學」所著重探究之「存在空間」為主要探問。因為人文主義地理學所觀看「空間」之方式，是著重在個人且單一、獨特存有（being）「存在」之經驗價值來看待。而此一立基觀點則是援用了存在主義與現象學所長期關注：個別的人一獨特具有的存在來思考。而此種思考方式，是一種反身性之思考，是去思考我們何以涉入這個世界？是用理性？用情感？還是用感覺？於是，「空間」之「本質」論的推論與論述，就在人文主義地理學間發酵與滋長。

而就「存在」的「本質」而言，沙特（Jean-Paul Sartre）說道：「存在是自在的是其所是」（陳宣良等〔譯〕，Sartre〔原著〕，2012:24），^⑧因為存在就是它自身，是一種生成的存在。於此，在現象學中我們所探討、追問的「經驗」本質，是基於「存有」而「存在」的一個主—客體互為指涉且具有一意向性之「意識」（consciousness）經驗。而人文主義地理學者Relph在1970年所發表的〈在現象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關係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中亦表示：現象學的概念及方法，應是有助於地理學者們去瞭解人類之經驗世界（Relph, 1970）。據此，段義孚在1971年亦以一篇〈地理學、現象學和人類本質的探究〉（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來講述現象學與地理學之關連，他說：「現象學所關心的是本質上的問題，換句話說，是不是就是關於人、空間或是經驗之本質問題？而地理學實是展現了人類世界（Geography reveals man.）……事實上，其應該更展現較深一層次的人性本質（human nature）……」（Tuan,

^⑦ 出自於英國詩人William Blake（1757-1827）的〈純真之歌〉（Auguries of Innocence）。

^⑧ 詳細論述可參閱陳宣良等（譯），Sartre, Jean-Paul（原著）（2012）。《存在與虛無》，頁19-25。

1971:181)。因此，若是論及「空間」之經驗，就人文主義地理學而言，其應是帶有「時間」意涵的種種人類經驗價值之體現（Tuan, 1977:126）。而如此之「存在」「空間」我們才亦可以在卡爾維諾筆下的城市中，感覺到一股帶有「時間」「空間」意味之城市敘述：

當來自記憶的浪潮湧入，城市就像海綿一樣將它吸收，然後脹大。對今日齊拉的描述，必須包含齊拉的一切過往。但是，這座城市不會訴說它的過去，而是像手紋一樣包容著過去，寫在街角，在窗戶的柵欄，在階梯的扶手，在避雷針的天線，在旗杆上，每個小地方，都一一銘記了刻痕、缺口和捲曲的邊緣（王志弘〔譯〕，Calvino〔原著〕，2001:20）。

從上在卡爾維諾的筆下，我們可以看到地方經驗實是一種「物質空間與文化內涵歷時與共時的整合」（陸邵明，2012:68）。而此一地方經驗所經驗之「空間」，就人文主義地理學而言，基本上是由「存在現象地理學」（Existential 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所強調之「主體性空間」（subjective space）建構而來（潘朝陽，2005:69）。而此一「主體性空間」亦如同段義孚（Tuan, 1971:184-185）所言，實是強調「以自我為中心的空間」（egocentric space），亦即在此一空間中，自我或個體會不斷地參與周遭並對其釋予關懷，而空間中的自我或個體與人、與這世界皆具有一關懷聯結、共同意向之意義性網絡（潘朝陽，2005:69）。因此，地方／空間經驗在「存在空間」中的展現，亦有如段義孚（Tuan, 1977:130）所云：「空間和時間是和個人經驗互相並存，並且交相交織且彼此界定。」而如此「存在空間」的展現，正是對於空間之存有，存在著主體與客體間之意向性說法，也就是說「存在空間」是一具有主體意向性（subjective intentionality）之意義、價值之所。而如此「空間之存有」，回到現象學地理學，實是想要追求一種生活世界之本質體現，因為就人文主義地理學而言，其最衷還是希冀在研究、探問上，可以回到以「人」為主體的經驗、想像和情感上。

換言之，也就是人文主義地理學所著重闡述之「存在空間」，在人文地理的研究範疇中，主要是以人之本質直觀經驗來進行敘述和探究。也就是，此等探究會是以「我」自身為源發參考軸線，再擴及周邊，形成「自我」與「他者」相互參照而進往存有的一個世界。而以如此論述而言，在眾多人文地理研究中，實是較以一種情感經驗價值及意義取向，來看待人與地方或空間間之關係。而如此之論述絕非偶然，因為其主要的主張就是欲反思在實證論底下，影響地理學界已久的絕對空間，而如此主張之年代（1960年代晚期），亦正是世界學術風潮正走向一個多元文化論述之開端。而此一多元文化論述的啟動，在二十世紀中葉後，更是一躍成為學術主流，致使眾多（人文）地理學派蓬勃發展（如：以David Harvey為首的歷史唯物論、Peet為代表的基進地理學、Roger M. Downs等人所關注的行為地理學及段義孚、Relph等人為主要研究的人文主義地理學等）。而地理學的「空間」論述，在此時期亦因脫離了純粹的絕對空間，重返了早期傳統德國、法國地理學界中較具有人文精神且強調多元、差異與獨特的價值傾向（陳其南，1999）。如此，人文主義地理學的開展可謂承先啓後，是一開創、突破，但也是另一個繼承深思的開始。因為，多元正也是代表多重管道的發聲，而這多元與多重混雜在一起後，其龐大的脈絡敘述，如何化繁為簡，找出線頭，實是一門功課與功夫。然而，就在這脈絡敘述化繁為簡的過程中，我們是否又回到那簡化或過於簡化所化約的地理空間之探問？

而如此個人與多元的情感面向價值之「空間」，對於Alan M. Hay（1979）和Pickles（1985）所言，卻又似乎是種過於主觀且個人的價值認定。於是，他們認為若是要改進或避免此等探問落入一種屬於（完全）主觀的偏見中，那麼可能就要認真地、謹慎地回到現象學的哲學脈絡中來看待。因為大部分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對於現象學的關注、概念及採納和運用，都出自於強烈的實踐目的，其常常僅憑藉著部分現象學的表面意涵，來藉以批判地理學中之實證論的取徑，而據此其往往亦是希冀更能奠定具有人文主義的地理學（池永歆，2007:3; Relph, 1970; Tuan, 1971）。於此，國內地理學者池永歆在2007年首開先

例的以《現象學、經驗科學與地理學—奠基於生活世界理論的地理學》來論述人文主義地理學中其主要立論之哲學根柢。而此書出版，最重要的就是揭發現象學地理學對地理學門是重要且必要的，同時據此地理學門亦有可能是一種可以奠基於生活世界的探問。此外，此書更重要的是讓後續繼以運用人文主義地理學為主要探問之研究者，可以在研究探問時較為審視及釐清現象學與地理學間之關係，同時亦是讓後續探問者避免掉入或陷落一種屬於「人文主義地理學化的現象學」的可能中（池永歆，2007）。

而另外，人文主義地理學常為人所質疑的就是本質性與本真性，或是「原初性」的原初所為何來之問題（Peet, 1998; Pickles, 1985）？而哲學地來說，人的本質實是無法透過科學實證論中而尋得，實反而是要透過一連串的追問與反思來尋求。而就空間經驗中之「我思」部分，胡塞爾（Husserl, 1973）說道：「『自我』不單單只是要去體悟到自己是一個流動不息的生命體，同時它還得瞭解自己是一個『我』，一個活在這種、那種主體性過程中的『我』，一個活在這種、那種思維活動中不變的『我』。而同一不變的『自我』，以作為意識之流而言，它具備了『主動性』而又是一種具有感受力的主體，其活在意識之流所有過程中，與所有『客體軸』（object-poles）相關連著」。如此，在空間經驗中，「我思」中的「自我」是一種流動不居的意識之流，然作為眾多意識活動之總合，「自我」又必須具備不變且「自我同一」之特質（蔡美麗，2007:100）。

而若是就海德格而言，這「空間經驗」中之「我思」、「我想」，則是一種關乎「存在我」的問題。因為海德格以為，作為人就是要沉浸、注入且根植於這個世界（滕守堯，1996:65）。於是，「在世存有」和「存在我」之探問，就是海德格思想中一直反覆不斷且又不停追問和反思的問題。據此，若是我們回到以現象學地理學為主要詮釋取徑之「存在空間」，那麼其終極探究，就會是回到追問根植於我是誰或我何如存在於這世界和這空間中，來加以思索和探問。而如此在「存在空間」探索和思考，就陳文尙（1993:62）而言則是：

……無論是「存在」或海德格的「being-in-the-world」、「Dasein」等的「在性」，都涉及「地理性」（geographicality）的現象；返回現場，一個「起源原初性」觀念。人是具體的現實活動的個體；人的軀體、生理、心理、理智等特性，表徵為一個不可分離的統一體，並表現為地域社群中人類個體化進程中的不同現象。……存在現象的意義要在生活中去尋找，它動態的存在於人在世界中的選擇、想像、發明、創造和謀畫等之中。

因此，空間經驗展現的是：自身在與「時間」「空間」不斷遭逢錯落相對定位中時，所產生的一種與環境交相、指涉的五感知覺和其感受。其亦可以說是一種自身對於四周環境的探索循環，同時亦是一種個體在「時空」「感通」中的情感經驗或思慮之流變狀態（拙著，2013a）。而這原初性若是我們以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所提的，其應是一種屬於主體與其身體和與世界間的特殊關係。「而在這個特殊關係中，身體應不只是處於某個獨立精神視野內的世界中的客體；而是處於在主體的一邊，是我們在世界中的視點，是精神藉以呈現某種物理和歷史處境之處」（Merleau-Ponty, 1964）。而如此「身體—主體」意向性之「時空」「感通」源發狀態，我們或可再由，龔卓軍所提之「身體感」（corporeality）來進一步表述這「身體—主體」意向性之源發所在。根據龔卓軍（2006:69-70）在〈身體感與時間性—梅洛龐蒂、柏格森與感覺的邏輯〉中所提：

「身體感」可以說是身體經驗的種種模式變樣當中不變的身體感受模式，是經驗身體（*corps vécu*; lived body）的構成條件……不過，從現象學心理學（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的角度來看，「身體感」卻成為一個在內與外、過去與現在之間難以名狀的現象。因為，「身體感」不僅對應著外在對象時產生的動覺、觸覺、痛覺等知覺活動經驗，也涉及了身體在運行這些知覺活動時從身體內部產生的

自體覺知迴路；從時間的角度來說，「身體感」不僅來自過去經驗的積澱，它也帶領我們的感知運作，指向對於未來情境的投射、理解與行動。

因此，我們可知「身體感」是生活世界開展的重要界域，同時透過「身體感」我們可察覺到自身「此在」在當下的情緒、心理現象、情感及其價值活動。在此，「身體」可成為種種意向之功能源發基礎。而透過如此身體感之基源存在，我們更是可以藉自身而通向他者，因為自身的「在此」，可以成為我們瞭解他人的參考軸心。也就是說，在「身體感」中所產生的「自我」形象、自我的意向活動，或者由此所投射出來的物理空間、價值感受、個別物體或是他人身體，都是經由「我」與「身體」這個參考軸心中介，通向「他者」並與他者「共存」（龔卓軍，2006:56-58）。因此，這個我一自身形成的軸心參考空間構成了「自我」與「他者」的「共同世界」。於此，空間經驗中之我思及我想，是一種身體朝向世界的意向開顯。也就是，我們透過這源發之意向性將身體投向世界，而後身體才活出「時間」「空間」的整體，同時我們亦以「身體感」之在場去帶動這「生活」中之「時間」「空間」的感受（龔卓軍，2006:78）。於此，空間之存有，存在著身體與主體間之意向性的源發，而「存在空間」更是一具有主體源發意向性之意義、價值之所。

從上我們或可從龔卓軍所提之「身體感」的源發來瞭解：梅洛龐蒂所提之「身體—主體」其意向性的源發問題，而此一問題在此算是暫時從哲學的面向思考獲得解答。^⑨然而，此一問題也的確讓我們反思了自海德格以降，我們所一直講述的回到「原初」的問題。何以回到「原初」？筆者認為：「原初」就是個人自身其在當下那一剎那間，一種身體在空間中在世界中且無法脫離與周遭雜多物質迫近的一種感覺心理處境和狀態。而如此個人身體在空間中在世界

^⑨ 相關論述可參閱 龔卓軍（2006）。《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第一章、第二章部分。

中之經驗，正是與每個人之過去經驗、情感累積等交雜而成。所以，如此的「原初」還是會回到每個「人」的差異程度來看。也因此，在人文主義中也才會特別重視這人—特別、獨有的存在，同時亦以這人之「存有」「本體」來論述。而至於本真性或本質性的問題，就現象學而言，其重要的不是透過本質直觀來去敘述經驗或傳遞經驗，其重要的是透過本質直觀而去想像、投射甚至是去發現真理或是瞭解自己為誰，所為何來的人性探索（Sokolowski, 2000）。而此直觀經驗，就如當年牛頓所看到的蘋果落下，或是愛因斯坦在提出相對論之前的所有觀察描述般，都是從本質直觀所想像的變異而來（Sokolowski, 2000）。

三、「存在」的可能？

綜上，我們可以瞭解：人文主義地理學所著重闡述之「存在空間」，先是奠基在胡塞爾所提出的生活世界，而後再經由個人身體意向性（在此意識與身體是分開的），來進而瞭解世界。而如此同時其也再由海德格所對於「空間」的闡述，是以人之「在世存有」為出發，來關照這「空間」「此在」之探問。最後，「存在空間」再結合梅洛龐蒂所主張之「身體—主體」意向性，從人之進往世界（*toward the world*）來瞭解及認識這多重的「空間」意涵（汪文聖，2000:50）。

然而，如此的探問「存在空間」，就人文主義地理學發展至今而言，其一再碰到的問題就是：人類與地方的關係太常使用「深刻的精神與心理依附」來去表達這一切的地方經驗及其意向性、意義等感官之現象（Peet, 1998:295）。此外，人文主義地理學還欠缺一種社會關係（亦即其意向性是指個人的），同時也無空間關係（亦即其只強調地方，不重視是由什麼凝聚成地景或地方）（Peet, 1998:295）。但是，「存在空間」的「存在」，為的就是要突顯那社會或地方建構的過程嗎？「存在空間」的「存在」，長期以來都是援引現象學和存在主義來作為強而有力地批判，其為的就是要擺脫笛卡兒在身心二元論中，

所過於強調理性而卻犧牲掉人類情感等的價值面向，同時其亦是希冀可以將研究探問中所較為抽象、客觀且化約的科學實證，導回到一個較屬於「人」之日常的生活世界中。也因此，我們應該可以說「存在現象地理學」所主要探討的「存在空間」相對實證論所欲探討之「空間」是屬於一種較有牽念（*sorge*）且具有意向性之空間。「它」與絕對的、均質的且客觀的空間，實是略有不同。同時，Peet（1998）和Pickles（1985）亦宣稱人文主義地理學將意向性心理學化（*psychologized*）了，但是，就地理學的論述中「空間經驗」之「身體感（通）」怎能不透過語言而述出？因為空間經驗，若是要被人理解或感同身受，最終則得訴諸於「語言」。於此，空間經驗其「身體感（通）」之心理現象是存在於某種情境下的暫時給出。而這「語言」的給出，自是出自於心理，是心理現象的感受。因此，余德慧（2001:18）亦才會說：「『語言』的本身就是思想，人是在語言之中才有瞭解。」而海德格亦云：「……正是在字詞和語言之中，事物首次出現，同時並也確認」（Steiner, 1978）。所以，「話語」的訴出，代表了一種實存，同時亦向我們開展了世界。然而，「語言」本有顯現和未顯現之處，但未揭露或未顯現不是不存在。只是「語言」真真是個存有之屋，「存有」著人世經驗中的在世展現。

而回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隨著科技與社會的快速演變，網路科技及交通技術的發達帶來了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等的現象，同時，若是以全球化的發展與歷程來看，日常生活中我們個人所身處和所經驗到的地方／空間關係（包括生產、流通、交換、消費各方面），實是出現流之空間（*space of flow*），而如此的「流之空間」在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等各種「流」的作用下，其也將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快速地擴張、扭曲和斷裂（Castells, 1989）。於是，我們身處的「空間」似乎漸被「時間」所消滅。然而「空間」是真的被「時間」所消滅了嗎？還是「空間」是被我們自身所消滅了？抑或是「空間」只是被「資本主義」作用下所取代、協調的「時間」所取代？物理上的來說，如果「空間」消滅了，那麼肯定會有個異次元的空

間再現。而倘若「空間」真的消失了，那麼就也不會有所謂的「最遙遠的距離」的存在。於此，無論科技或社會如何快速擴張或變遷，似乎都會有個心理—物理空間（space of psychophysics）存在。而這些「流之空間」或被時空壓縮下所看似消滅的空間，其實亦都有隻「看不見的手」—資本主義所去宰制（hegemony）與霸權。陳其南云（1999:189）：「那是一種權力的流動，但實也變成了權力本身。」Nigel Thrift（1996）也說，這無疑是個文明社會的霸權宰制。

而在空間的社會實踐裡，Anthony Giddens（1984）認為：社會的集合實是需要將社會生活中的時間與空間鑲嵌（embed）進去，同時，任何社會的生活方式，我們都可以將其轉化為一種時空路徑化（time-space routinization）的方式來看待。而Harvey（1990）則認為：空間和時間應是由社會生活再生產的物質所創造，但隨著社會經濟型態等的轉變，時間和空間應也該有協調的機會。而如此時間和空間的協調機會，卻也在日漸擴張和加速發展的科技、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帶動下，造成了Giddens所云的「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之遠方事件或關係與地方性場景交相指涉，甚或又一直入侵到我們所慣常的日常生活意識狀態中（趙旭東、方文〔譯〕，Giddens〔原著〕，2002:10-32）。而Henri Lefebvre在《空間的生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⑩中則認為，「空間」是由社會過程所生產，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就是一種透過空間再生產的過程。如此，Lefebvre（1991）所認知的空間生產，是以感知的（perceived）、構想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辯證關係結合在一起。而此種辯證關係亦會因時間的推移和生產方式的不同，而以不同的組合再生產空間（Lefebvre, 1991; Peet, 1998）。於此，這「空間」就分別以「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及「再現的

^⑩ 此書於1974年首度以法文出版，而英譯本則是直至1991年才問世，而在書中Henri Lefebvre以為此書出版從此可以促使空間（心靈空間）哲學和知識論之間和其與真實或經驗之空間產生對話（Parker, 2004:22）。

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鑲嵌在各種社會關係中(Lefebvre, 1991)。然而，這「空間的實踐」對Lefebvre(1991)而言，主要是在關注社會空間是由物質所再生產的過程。而「空間的再現」則是以一種構想的概念來呈現，在這之中統治者、在位者或是學有專精之人對於空間行使一種具有表意的控制，同時其亦以如此方式來進行及展現其可能在社會空間中所具有的支配能動力(Lefebvre, 1991)。而之於「再現的空間」，則主要是一種表露並生活在以居民、作家、藝術家或使用者等人為主要立場所去描述的「空間」意象或象徵中，其代表的是一種活生生的生活空間(a vivid living space)(Lefebvre, 1991)。因此，此一「再現的空間」是與物理空間相重疊，其是以自然客體為象徵，但卻又傾向於用非口語之符號來作以象徵表達(Lefebvre, 1991; Peet, 1998)。於此，這「再現的空間」是感知且具日常生活之情感的，同時又與物體、事物相連結。此外，這「再現的空間」更是一種透過人在其中移動時所產生的行為空間。因此，這「再現的空間」不只包含熱情、行動與生活，同時亦蘊含了「時間」(Peet, 1998:104)。而如此之「再現的空間」無疑是質化、流動且動態的(Peet, 1998:104)。於此，Lefebvre(1991)以為空間實踐在此實已確保了社會形構之連續性和具某種程度的凝聚力。然而，Harvey(1973)卻認為如此之論述實是太過於強調空間中之因果關係。而Edward W. Soja(1980)更是進一步指說，不管是Lefebvre或Harvey都也太著重在資本主義是如何透過空間生產而去消除其內部矛盾層面上的討論。據此，Soja更進一步地以Lefebvre的闡述為基礎，再結合傅科(Michel Foucault)的後結構主義和現象學的存有論，在1989年發表了《後現代地理學—以社會理論再重新申告的空間》(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Social Theory)。而Soja在其著作中主要是以歷史性—社會性—空間性之三元辯證，來開啓後現代空間的文化論述。而如此之開展，Soja則是認為其重新肯定了空間的價值和重要性。而Peet(1998:223)則是以為：Soja以這三元辯證關係的連結，是以將現代連結上了歷史，同時亦將地理聯繫上了後現代。於此，Soja(1989:15)更云：

「在現在社會生活和社會理論過度發展的歷史脈絡中，我們對於地理或空間的想像或許很快會被淹沒，同時並被擠向邊緣。」

從上述種種對於空間社會實踐理論的回顧，我們可以很清楚地明瞭：「時間」「空間」並非自然產出或屬中立的一方。「它們」終結來說應是在「社會歷程建構」中的產物。然而，悲觀地來說，是否我們就無法逃離或逃開這樣「社會化的建構歷程」？我想若是以馬克斯主義、結構主義或是後結構主義等的主張，應該是的。但，面對如此無法逃離或逃開的社會化過程，我們是否有一出路，讓我們可以「在世」，但也可以「出世」？所以，我們暫且將這些社會空間實踐理論擱置（epoch）起來，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時空脈絡（time and space routine）中，我們所生長的地方、我們所遭遇的文化、我們所自然遵行的生活方式，是否是個無可逃避的偶然性？因為我們猛地發現自己就在這裡，我們是被「拋入」這個世界而「存在」，所以現身情態是揭示了「此在」是被拋在一世界一之中一存在（亓校盛〔譯〕，Mulhall〔原著〕，2012:109）。而日常生活中的我們亦也總是隨著這時間之流，不斷地被拋出，和不斷地被這「遭逢」所推著，並向這世界前進。所以，若是從海德格的說法來看，這科技的進步、這全球化的視野，這人流、物流、資金流或者是各種資訊流的串流，實是顯現我們是無可置疑且無法避免地被「拋入」（捲入）這個世界之中。因此，回到人文主義地理學為主要闡述的「存在空間」是否這一「身體—主體」意向性也包含著「身體—主體」與這社會或這自然物理等不同主客體意識層面之複雜環境所交相指涉的情感經驗狀態和心理現象具像處境之直接、間接或想像互動的多重關係？

而這樣的「存在空間」其主—客體間交相複雜的指涉過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於尋求自身之「置身」所在的過程。也就是，一種追尋本體安全感與周遭信任的依託。而這樣的情感依託追尋更是因這「自身 / 置身所在」而引發了「我在」「故我思」之思想之源。而在這「我在故我思」之思維中，亦更是讓我們感受到，身為人一存在中的個體，其反身性之思考的重要性。而如此的反

身思考，回到「存在空間」則是以思考自身之「時間」「空間」「存在」「存有」和對於探索地方或自身之認同與否問題相關。因此，「存在空間」對於人文主義地理學者而言，不僅僅是提供一種對於地方經驗或空間經驗之多元或多重思考，同時亦是提供自身對於「存有」「當下」自我處境的脈絡探問。而如此對於「存有」「當下」自我處境脈絡之思考和探問，對於人文主義地理學者而言其不僅是一種反身性之探求，同時更是一種「自身 / 置身所在」的「追求」與「落定」。同時，對於現今身處在地方全球化和全球地方化雙重交叉影響下的我們而言，其亦是一種追求及反身思考「地方之根源」所在的問題和探問。

四、「空間」「敘事」

而就人文主義地理學而言，這「存在空間」如何展現？段義孚以為「存在空間」可以透過「語言」來「敘事」，他說：「字詞（words）具有一般普遍性的力量，其可以將遮蔽或退卻於經驗後的現象顯現。……因此，語言可以顯現地方（Language makes place.）」（Tuan, 1991:686）。如此，藉由「語言」我們不僅可以讓地方顯現，同時對於存在地方或空間經驗中，那顯而易見，或是顯而不見，又或是隱而不見，又或者更是一語難以道盡之「存在」現象，更是可以透過「字詞」「言語」來展現其「在世存有」之部分。而在這我們要問，何以「語言」對於地理學者相對重要？段義孚（Tuan, 1991:693）云：「地理學者實是可以藉由口才和說服力來創造地方（Geographers are able to create place by their eloquence.）」。因為在人文主義地理學中，「地方」是指人們可以發現自己，且經由生活產生經驗、詮釋及理解和找到意義的一連串場所（locale）（Peet, 1998:48）。同時，「『地方』是存在空間中創造意義的源發地或區位，主體人在其存在空間中，經由自身且依據存有歷程中之重要參點而投射出意義網絡之後形成」（潘朝陽，2001:25-26）。因此，若是透過「語言」「敘事」來將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所著重關切之「存在空間」，帶領到一個世人都可以相互

參照且彼此都瞭解的主—客體互為指涉之意向性世界，應不失為是個好的研究典範或取徑。

而Peet（1998:294-295）亦云，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缺失往往是在詮釋過程中，太過輕易地將生活世界解釋為是地方經驗脈絡化（contextualize）的結果。而如此對於「地方經驗」脈絡化的問題，事實上在1970年代之後，就有「新文化地理」（new cultural geography）的地理學者們提出質問道，「文化現象應是包含物質與精神兩種層面，其除了可以以人類個體作為表徵外，同時亦可以由彼此間之相互交流，來創造群體的文化觀點」（Meining, 1979）。而如此的「文化」再思考，實是反映「個體」在此的重要性。也因此，從地理學的面向來看，這傳統與新的文化地理學，實也是一個從巨型論述回到個人經驗敘事的開始（高麗珍，2008）。同時，在城市生活中 Massey, Allen and Pile（1999）亦指出「空間實是具動態的同時性（dynamic simultaneity），而生活世界則是由同時多重（simultaneous multiplicity）的空間所交錯而成」。而若是我們要回到這動態的同時性或是這同時又多重的交錯空間，是否在研究探問中回到「敘事」脈絡之現場（亦即「時空」「情境」「事件」）來耙梳這「空間/地方」經驗會較好？而如此對於空間/地方經驗「敘事」脈絡的耙梳，不僅可以補足部分學者對於人文主義地理學在研究探問中時，所太過輕易將生活世界詮釋為其地方中之經驗脈絡化的質問或疑惑，同時，亦可以解決大多從事文化地理、宗教地理、文學地理甚或是歷史地理等面向之學者們，一直以來慣用參照但是又暗含地直觀之深描詮釋之敘事手法。因為，在這汪洋大漠的學術探問底盤中，若是沒有一個強而有力之哲學脈絡根基為柢（支撐），似乎很容易將我們所欲在研究探問中尋求的多元與單一、絕對與相對、固定與流動、巨型與微型等概念，流入一種絕對主觀或絕對客觀的思維反動中。於此，筆者亦是希冀本著補足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在研究探問中所較容易遇到之質問或疑惑，繼以提出「敘事探究」為一可能實行之方法論來論述或補足。

而在眾多質性研究典範和研究方法中，「敘事探究」是首重以「時間軸」

之概念和「語言」「存有」之道，來呈顯或再現個人之生活經驗或生命故事的探問。而如此對於人之經驗有組織、有脈絡且有哲學根柢之在世展現之探問，應是有助於人文主義地理學者在探究「存在空間」時，其欲所探求與追尋之個人生活場域脈絡變化或相互連結時所孕涵之深刻意蘊。而若是回到地方全球化和全球地方化當道的現今，此舉則也更可以從個人經驗之空間 / 地方敘事之匯集，形成一種對於地方或空間之自我辯證的可能。而如此藉由對地方 / 空間之自我辯證，則是可以突顯在全球化浪潮席捲之下，人們所欲追求在全球與地方、眾生與殊相、集體與個體及結構與存在間之差異問題。

因此，如下我們就將「敘事探究」之探問方式，引介到人文主義地理學中，來藉以深化或豐富「存在空間」之探求和追尋。同時，並將「敘事探究」其與應用領域間之運用和其之思想脈絡淵源來加以說明、闡釋和介紹。

參、敘事探究的應用與討論

一、「敘事探究」與「敘事探究」中的「空間」

質性研究真正目的是在於對事件或其行動背後的生活世界進行深描詮釋（鄒川雄，2005）。而簡春安、鄒平儀（1998）亦認為質性研究其實適用於描述複雜且獨特之社會現象，同時並亦呈現研究者與參與者之主觀經驗。然而，不同的研究則需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來進行探問，如此問題才得以逐漸釐清。而在質性研究中，「敘事探究」不同於其它方法的研究、探問，其主要關切的是以「時間軸」為考量，來藉以穿越時空，為事件定位（White and Epsom, 1990）。而Edward Bruner（1986:153）亦說道：

敘事的結構相對於隱喻、典範等概念優越，因為敘事結構是以秩序和順序為主要考量，其比較適合拿來研究變化或生活周期，或甚或是任何一種變遷或發展的過程。同時，若是以模式而言，故事實是具有線性且又瞬間的雙元特性。

因此，若是藉由我們自身所說出或組織的生命經驗或是生命故事，應是可以對於自身之生活世界或是生命經驗，再次建構，並賦予其新的意義。而如此將生命經驗或生活世界再次建構，並賦予其意義，並不是否定自己，抑或是重新打造自身。而是透過「敘事」，藉由「語言」的力量，我們得以重新解構，再建構自己。如此，「敘事」是個體自身一種反思的歷程，同時亦是一種再次看見自己的過程。

而「敘事」在《韋氏字典》（*New Illustrated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Webster, 1992）裡，則是被定義為「一種有次序、有組織地連續事件，是再現一連串脈絡連貫之發生事件」。因此，在「敘事」的脈絡裡，實是包含著三種不可獲缺的元素：人物（character）、事件 / 情節（event / plot）及背景（setting）（阮明淑，2012）。換句話說，「敘事」也就是我們透過敘說者（narrator）將個體在某一「時空」脈絡背景下，所發生的事件或插曲，逐一展露、揭露和呈現。因此，「敘事」所關注的是：個體在某一「時空」脈絡背景「當下」的探究，而這「當下」正是透過語言、敘說來表達世界及其「在世存有」之部分。而如此正是顯現「敘事」與speaking（講述）和telling（言說）之不同之處，其真真是以較有次序、有組織且以時間軸之概念為出發，來對於所發生之事件及情節，做一連串的組織、重整與陳述。

而自古以來，「故事」（story）就以極具吸引人之方式，吸引著我們。而「敘事」正是以說故事者（story-teller）之尊，來將故事發展重述的一種技巧與方法。也就是，「敘事」是將一系列事件「故事」，有組織、有結構地串連起來，並賦予其原因或動機，進而再次呈現（王志弘、李根芳〔譯〕，Brooker〔原著〕，2003:261）。因此，「敘事」所想要表達的是一種經驗的再現，而透過這樣的再現，亦代表著是一種經驗世界的可能，同時亦是一種對世界的可能陳述。

而「敘事探究」之資料故事，大都依訪談、文獻探討中所擷取之生命故事或人類學者以敘事形式寫下之觀察所得、實地札記及其個人信件或其他等

方式蒐集而得（吳芝儀〔譯〕，Lieblich, Tuval-Mashiach, and Zilber〔原著〕，2008:4）。而這樣生活世界中的生活故事之「敘事」，實際上也都是生命經驗在某種時空脈絡中其身體與周遭鑲嵌而相互指涉而成的情境體現。也因此，我們可以說以「敘事探究」所要梳理之「情境」（背景），其實也就是一種人文主義地理學所著重闡述之「存在空間」的體現。因為此一「情境」即是主體（人）透過客體與其周遭鑲嵌交相指涉而成。只是其有可能在以「敘事探究」探問之時或是在以「敘事探究」在不同領域間的運用及闡述中，這敘事之「背景」可能只是個「背景」，而比較沒有再仔細地去著墨、運用與闡述。而如此在「敘事探究」脈絡中所暗含的「存在空間」，若是再加上了「脈絡」（也就是時間）之因素，在此我們或可由Lefebvre所提出之「再現的空間」來加以補足和顯現。因為在這「再現的空間」裡，實不只是一個經驗主義的存在，而是一個經過辯證而具有詮釋之人之意義空間，同時其亦夾雜著瞬時（the moment）之「時間」與「空間」之概念，於此具備了揭示日常生活中的可能存在。

所以，從上我們可以知曉：若是以「敘事探究」來輔以人文主義地理學所闡述之「存在空間」的探究，應該有其嫁接性和其應/運用之可能。

二、「敘事探究」與跨領域的結合

就學術領域而言，敘事學（narratology）早期大多應用於文學、大眾傳播、語言學、電影與戲劇等領域，大抵說來其多聚焦於故事結構、劇情發展或敘事之語言學層面之探究，而對於「敘事」內容本身則是較少探問與著墨（吳芝儀〔譯〕，Lieblich et al.〔原著〕，2008:7; Gergen and Gergen, 1988; Labov and Walwitzky, 1967）然而，自1980年代起，「敘事學」已發展成爲一種跨領域的研究方法，至今應用領域已包含人類學、心理學、心理治療領域、社會學、教育學、歷史學、管理學等社會科學。而如此跨界的蓬勃發展，實是因爲「敘事探究」所專注探問的是被探問者的生活世界和其生活故事的發展過程。而這樣地

專注在生活世界和其生活故事發展過程中的探究，實是因為在質性研究的典範中，早已從追尋現代主義下所可能存在的客觀真實，過渡到一種以詮釋論為主的主動參與和瞭解人類行動其背後意涵所在的探究，而後再到現在以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為主要探求且去尋求多元真實之可能的探問（蔡敦浩等，2011:16-22）。而如此的典範更迭與移轉，其絕大部分的原因亦是自二十世紀中後葉以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間的探問早已從原先所強調的科學量化實證，轉向以文化多元論述為主的影響。同時，如此學術典範的更迭與移轉，亦是來自於這大半世紀以降，全世界的政治、文化、經濟、科技、交通等層面的變革、轉向和轉變所致（可參照前章第一節典範更迭的部分）。

而「後現代主義」一詞，最早是源自於1930年代在美學領域中，所欲反動現代主義優勢美學的開端（邱誌勇、許夢芸〔譯〕，Lewis〔原著〕，2006:287）。而後此一反現代主義之詞，亦開始出現在文學、音樂、藝術、哲學等領域。1960年代初期，「後現代主義」更是在文學、社會思想、經濟學甚至宗教學領域間間歇盛行（黃訓慶〔譯〕，Appignanesi〔原著〕，1996:5），而至1970年代其在文學和建築領域間已發展茁壯（同時亦包含攝影與後結構主義等議題），至1980年代更是加入後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等議題與各方、各派之理論產生論辯和交集（蔡敦浩等，2011:22）。因此，至今「它」所涵蓋討論的領域甚廣，可以從文學、建築學、地理學、心理學、心理治療／分析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甚至到法學領域或大眾文化等層面，或甚或是科學領域等，幾乎無所不包。然而，如此學術潮流的典範席捲，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對後設敘事的質疑」（Lyotar, 1984:xxiv），也就是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是一種差異性與多樣性，同時其亦質疑現代主義對世界的假設，其不相信世界是客觀且中立的，而所謂的「真實」（reality）是被語言系統在特定時空脈絡背景下所建構（蔡敦浩等，2011）。而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亦認為：在後現代的文化中，我們已不能再求助於巨型敘事（grant narrative），反而是要去看那富而想像且又創新的小型敘事（Lyotar, 1984）。

因此，回到「敘事探究」的探問上，其主要是希冀能以小型敘事之「文本詮釋」來作以探究。因為透過小型敘事之「文本」的「脈絡依存」，我們實是可以進入一個較為微型的世界，同時我們亦可以以其來與巨型世界比較和突顯其可能所呈顯出來之多元、未知或甚或是未確定的狀態。而在這之中若是我們再不斷地去檢驗、咀嚼與閱讀「文本」，我們亦是可以對「它」提出一種（新）的詮釋與理解，同時並從其中創建出新的可能意涵或甚或是因身在「其中」（文本）而去對自身進行所謂的反身性之思考。

此外，在「敘事探究」之研究、探問中，對於第一手資料或原始素材我們實是可以再進一步地去深入關切、瞭解和運用。因為，透過對這些第一手資料或原始素材真切的梳理或連結後，我們實亦可以再深入去探問及瞭解被探問者其整體脈絡之發展淵源和其過程。因此，若是就「敘事探究」整體探問之邏輯、方法來看，應是有助於社會科學領域（如：人類學、歷史學、地理學、大眾傳播領域或文化研究等）在從事研究、探問時的「時間」「敘事」。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和探問，往往都會牽涉到人類間之複雜的活動、行為或甚或是其與生活場域間之脈絡連結關係（蔡敦浩等，2011:26）。於此，若是我們可以在研究、探問中，去掌握及應 / 運用「敘說」、「語言」來詮釋人類行為活動，那麼應是真的有助於人類經驗現象之理解和探究。

但是，問題是我們生活的周遭（生活世界的「空間」；亦即「敘事探究」的「情境」），是否真真如此單純、純粹且可以用以簡單比對而來？還是我們的生活周遭，正如Massey, Allen and Pile（1999）所云是具「動態同時且又同時多重」之狀態？而若是後者，那麼以如此敘事探究之方式，我們又該如何進行其中之「情境」脈絡的建構？又或者是說我們該從何種觀點來看待這一切可能既有的多重動態「空間」？而關於這敘事裡的「情境」脈絡建構，2006年Hans Hansen以民族學（ethnology）的方法融入敘事探究之中，提出了一套民族誌敘事法（ethnonarrative）。過去「敘事探究」的探問，多以文本分析為主，然而以Hansen所提之民族誌敘事法實是較注重「敘事」中其情境脈絡的建

構。Hansen（2006）以為敘事探究之探問，若能關注到其中情境脈絡的建構，那麼其整個探問則會更加完整。同時，其亦以為在敘事探究中情境脈絡的建構，可以展現人們在某一時空脈絡中所具有之特定意義的空間意涵，然而這空間有可能是自然的，亦有可能是象徵的。而周樑凱（2011:4-9）在以〈大眾史學中的口述敘事—以情節和人物為討論主題〉為講題時亦談到：口述歷史通常都是敘事性的，而在口述歷史的訪談方法和過程中，有時我們會去以「空間」去帶動「時間」的思維，進而使得受訪者得以去回想或去回憶某些經歷的「時空」片段。據此，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瞭解：若是以「敘事探究」之方式應用至各社會科學領域間，那麼其中那「情境」脈絡的建構實亦是一種經驗人類的文本再現。而此種（空間）「經驗」文本，常常亦代表著行動背後那一隻看不見的手，因為此一「文本」是夾雜在社會文化脈絡中，而同時我們亦可經由對此一「文本」的檢驗或再次檢驗，來去瞭解被探問者其所行動或所發生之事件背後之深層意涵和原因。於此，我們在研究探問中，亦才可從而獲得較為深一層次的理解和探問。而同樣的回應，我們亦可透過中國地理學者白凱（2012）在〈自我敘事式解讀回族宗教活動空間的意義〉中時顯示：透過經由自身體驗所梳理出的「敘事」「空間」，除可瞭解這從小到大以家、清真寺和校園為宗教活動之地的地方意涵，早已從「地方」（place）轉變成了「無地方」（placeless）外，同時這陪伴他一路長大行「接都哇」^①之宗教儀式之地之空間意涵，在這探問中也已從「空間」過渡到了「地方」，而更也再從「地方」轉變成了「無地方」。而如此空間 / 地方意涵之轉化過程，亦是透過其自身之「敘事」故事，找到了「認同」與「不認同」之處。

從上，我們可以瞭解當以「敘事」「情境」，來建構或還原生活世界中的「空間」時，「它」可以是一種特定意義的顯現，也可以是一種自我反身思考的開始。因此，我們可以從這「敘事」「空間」去開展一種社會關係或自我關

^① 阿拉伯語音譯，為「祈禱」之意（白凱，2012:1707）。

係，同時亦有可能開始從這回溯自我或家族等面向的生命敘事或其脈絡發展淵源。而問題是這現場所採集到的「文本」「敘事」，是否為一主觀經驗？而「真實」的動態流變，身為研究者的我們又該如何看待？Alfred Schutz說道：「我們是在鮮明的呈現方式內，掌握他人的思想，而不是在過去；也就是我們掌握到它的『此時』而不是『剛才』。我們所經驗到的他人言論與我們的聆聽具有一種鮮明的同步性」（盧嵐蘭〔譯〕，Schutz〔原著〕，1992:8）。而這個同步性實是我與他者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本質概念，「它」是指當我經歷自己之意識流的同時，我也同時掌握到他我的主體性。因此，我們或可說他我就是「能在鮮明的呈現中經驗到主觀的思想流」（盧嵐蘭〔譯〕，Schutz〔原著〕，1992:8）。於是，我們可以在這同步性中掌握他人，就和他對我的相互性掌握一樣，如此亦藉以使得我們的在世存有得以顯現。而同時Schutz又提及：

不管「我羣」的起源是否指涉超驗的領域，我們在世俗領域內對他我的立即的與直接的經驗，都是不能被駁斥的。無論在任何事件中，前述之他我的一般性主題，皆是實徵心理學與社會科學基礎的充分參考架構。因為我們對社會世界的所有認識，即使是最隱匿的與最遙遠的現象，以及最分歧的社羣類型，都是以在鮮明呈現中經驗他我的可能性為基礎（盧嵐蘭〔譯〕，Schutz〔原著〕，1992:196）。

因此，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我們如何去認識他者，皆是我們在「這裡」的「此時」去聆聽他人或去解讀他人的行為動作而成。換句話說，也就是我透過自身這個參考座標軸心，而後相對的同步的去與他者互換和共存。而這樣的與他者互換和共存，便也成了日常生活中我們與他者共享現實（真實）的一個基礎。而站在這身體「空間」座標的零點基礎上，同時亦還有時間層面的影響。因為「時間」的相互性，就也成了「這裡」和「那裡」、「此時」與「彼時」的相互辯證和類比的結果。

從上，我們可以知道這以「敘事」為探究的主題方式，明顯地是與我們所「經驗」認知的科學探究較為不同，其基本上所採取的立場就是以本體詮釋為主要論述，並嘗試體現一個活生生的生活世界（a vivid living-world）。所以，在「敘事探究」的探問中，其「文本」多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同時亦具有多重真實之觀點。也因於此，「敘事探究」常被應 / 運用於團體間，來藉以比較或是瞭解某一時期之社會現象或某一歷史時期之演變過程，同時「敘事探究」亦也常被應用於在探索被探問者之人格、個性、風格及其身分認同、生活型態、文化與其之歷史世界等議題上（吳芝儀〔譯〕，Lieblich et al.〔原著〕，2008）。因為，「敘事探究」最終（衷）所欲呈顯和希冀的是：藉由「多元」之發聲，來擺脫現代主義下所宰制的特定意識型態和論述權力（蔡敦浩等，2011:22）。

據此，我們可以瞭解「敘事探究」實是以一個我與他者為相互主體性的方式，來詮釋他者和自身的一種方法。而這樣在研究、探問中，所再現或呈現（顯）被探問者之內心真實世界，是否提供了一完整的經驗再現？而倘若我們無法觸及這經驗再現之原初，那麼我們又需用何種觀點來看待這相互主體性下的詮釋經驗？Catherine K. Riessman（1993:15）說道：「所有經驗的再現都有其侷限性……而意義實是具有流動且脈絡化的過程，其並不是固定和普遍的。而我們所擁有的就是述說和文本，但他們相對實相而言，往往還是部分選擇和不完美的」。而對此，余德慧、呂俐安（1993:445）亦說道：「敘說實是充滿在論述空間（discursive space）裡」，因為我們所敘說的事件永遠是在一時空脈絡背景下所述，所以我們「現在」所敘說的事件是進入了一個解釋、說明及關照自己的範疇界定內（亦即「論述空間」）（余德慧、呂俐安，1993）。也因此，我們就永遠處在各種可能的論述空間中，而這「論述空間」從敘說前到敘說間之間的關鍵，就得要再進一步地去瞭解語言的決定性功用和其所在的問題（參見下一節）（余德慧、呂俐安，1993:445-446）。

綜上，我們可以瞭解，若是要應 / 運用「敘事探究」來去進行日常生活中

之各種社會科學領域間之問題探問，我們會發現最終在研究過程中或在文本的最後呈現上，都有可能遇到一些存在在操作上之主觀、客觀或是研究之效度、信度等之問題（儘管我們已是以詮釋論和語言的存有為其哲學根柢）。於此，若是我們回到研究過程中及最終論文之呈現，我們該是如何去避免上述所及之問題發生？如下，我們或可以蔡敦浩等人（2011）及Riessman（1993）所提之建議來參酌：

（一）研究者在研究探問之際，要謹慎也要認真地去思考「語言」的功用及其「存在」之問題。因為「語言」只能適度地反映真實，但其所反映的不一一定等同於真實的所在。

（二）研究者在研究探問中，必需謹慎且反覆地去檢驗其所採集之「現場」文本資料。而此一謹慎反覆檢驗「文本」之過程，同時在轉騰、分析及詮釋的過程中亦必需再次提醒自己。

（三）「敘事探究」是以我與他者為相互主體性來進行研究的探問，因此在研究訪談中自我所涉入的情境，均會影響到訪談的結果與效果。所以，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亦必需注意和再次提醒自己。

（四）「敘事探究」是以人物—事件 / 情節—背景為「故事」串連的脈絡結果，因此我們可藉由論文文本所呈現的說服力（persuasiveness）（解釋是否合理、修辭是否吸引讀者等）、一致性（correspondence）（現場採集的文本與敘說者之再次檢核確認等）、連貫性（coherence）（全體、局部與主體之三種層次文本的相互解釋與對照）和其實用性（pragmatic use）（研究成果在學術社群間的相互分享，和原始敘說文本或謄本的再研究或再利用等）來去增加其探問之有效性的可能。

於此，在我們瞭解「敘事探究」實際上在研究操作過程中及最終論文呈現上，所可能可以避免之主觀、客觀或是研究效度與信度之問題後，我們或可為「敘事探究」之探問，暫且下個註解：「故事」敘事實是為生活中之經驗提供了一種一致性和連貫性等的看法，也因此「故事」敘事是我們與他者間

的重要溝通平台（吳芝儀〔譯〕，Lieblich et al.〔原著〕，2008）。而人天生就是說故事之能手，「故事」敘事亦可以說是個人在生活上的一種身分認定（the story is one's identity）。而在生活中，故事「敘事」總不斷地一再上演，其透過我們被創造，而後再敘說、修正及再敘說（吳芝儀〔譯〕，Lieblich et al.〔原著〕，2008）。同時，藉由我們所敘說之故事，我們亦可以知道、發現—我們自己，並也向他人揭露—我們自身（吳芝儀〔譯〕，Lieblich et al.〔原著〕，2008:10）。因此，透過「敘事」這樣一種開放性的意義磋商，我們不僅可以瞭解他人之內心世界、人格特質和其個人生活之經驗，同時亦可更加瞭解自己。所以「敘事探究」之探問，應不只是一種經驗之追尋，而是一種透過經驗而再去尋求意義之所的可能存在狀態。

再者，敘說之故事往往是根據事實或生活事件核心所建構而成，然而在這當中或許有人會對於「記憶」之真，有所質疑和爭辯。而就「敘事探究」基於探討生活世界之本質和對於「語言」「存有」之基本預設上，其是允許個人運用自由度和創造性，來對這些所可能建構出來之「回憶事實」（remembered facts）做出擇選、增補、強調和詮釋（吳芝儀〔譯〕，Lieblich et al.〔原著〕，2008:10）。因為生活世界，本就涉及多重真實之重構，所以「敘說成爲我們表述經驗的途徑，在其中我們不僅表述了我們所經驗的世界，同時世界也透過如此敘說被表述建構出來」（蔡敦浩等，2011:36）。而黃克武（2000:77）在〈語言·記憶與認同一口述記錄與歷史生產〉裡亦表示：「記憶即是即是詮釋」，因為無論是從個人以語言來落實的經驗存在，或是從社會因素層面所影響的生活經驗之回憶與遺忘，都是記憶，也都是詮釋。而如何在這記憶之真之爭辯中，獲得一個較爲真實且完整的文本生活世界？也許在實際操作上，我們可運用歷史文本與口述文本的對話或焦點團體的討論及自由書寫等串連方式，來還原或建構一個較爲真實的（真實）生活世界。而此等方法之運用，若是從比較哲學的角度而言，實是較爲可以檢驗、驗證且合理接受的。

最後，我們若是以海德格的觀點來看，這「語言」一但訴出後，就開顯了

「此在」與「在世存有」之展現。儘管這個在生活動態變化中所被凍結的「敘事」「文本」一短暫，但我們卻也的確透過如此建構或還原之方式，來傳遞、揭露與展現個人所經驗之生活世界和其可能展演之文化意涵。Elliot G. Mishler (1986) 云：「故事是理解人類經驗的基本方式」。因此，藉由故事的敘說、書寫和傾聽，我們實是可以以「故事」來瞭解「故事」，同時亦可以以如此之操作方式，跨越文化的藩籬或甚或是與跨領域結合，並同時在眾多的「論述空間」裡，去深化其在歷史軌跡中所相並行之事件或「敘事」，進而亦對其可能之發展有更深一層次的體認與瞭解。

三、「敘事探究」的哲學脈絡根柢

從上在我們對於敘事探究之介紹和其與跨領域間的運用是如何結合、操作與說明後，我們或可瞭解這以「語言」為存有之道和詮釋本體為其主要依據之探究方式，是如何行駛和駕馭在這學術路途上。而如下我們就再試以「敘事探究」所依據之哲學脈絡根柢來稍作說明。因為以如此之說明，或許可再進一步解釋或闡釋何以從事「敘事探究」之探問者可以遵循此一方法、邏輯，來體現或經驗人類之世界。同時，藉以如此之闡釋亦是希冀可以再深化或試著說明「敘事探究」之探問其與各社會科學領域間之結合運用的可適用性和其嫁接性的可能。如下，我們就試以語言的存有和經驗世界的文本詮釋來闡釋之。

(一)「語言」的「存有」

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將其關注主要放在「此在」與「存有」的問題和詮釋上，而如此之關注則是把詮釋學推向以本體論(ontological)為主要關注之視域來探究(連雋偉, 2003:65; Peet, 1998:40)。而「存有」本身實是一種關乎本質性之「存在」問題，其是以「此在」作為自身之理解與詮釋，同時又將此一理解、詮釋，再以「世界」做為活動場域，最後以「在世存有」之姿而現身。而如此思考「存有」，對於海德格而言，最重

要的不是「存有」本身，而是我們將如何思考存有？存有包括自身顯現與未顯現或未揭露之部分。而「存有」又是如何顯現？海德格以為「存有在思中成為語言」，也就是說「此有」在心境中藉投射與詮釋理解自己及世界之後，就會再進一步以言說之方式清楚表達自身之方向及其意義之所。而此內在言說若是向外說出，則就成為語言（項退結，2006:159）。於此，海德格說：「語言是存有本身之敞開與隱藏的到向」（Steiner, 1978）。

而隨著海德格的存有詮釋，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更是將海德格的現象詮釋以最有系統之方式表述、落成。高達美強調一切的理解都是自身的理解，而這自身的理解是在自身的歷史性中建構起來，而理解的多元亦正是文本的解放與意義開顯之所（何衛平，2002；邱誌勇，2010）。因此，詮釋離不開歷史情境，同時亦離不開語言的展露。而對於語言的展露，高達美（Gadamer, 1994）說道：「人的全部世界經驗都在語言裡體現」。於此，語言是我們所經驗世界的媒介，透過語言開顯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換句話說，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最終是表現在語言的關係裡，而語言是我們進入世界的前提，它總先於我們而存在，如此語言反映著世界，同時也成為我們經驗世界的中介。

而語言的本質為何？其又是如何發生？高達美（Gadamer, 1985）認為其只有在相互對話中和相互理解中才存在。「……因為所有的理解都是解釋，所有的解釋都發生在語言的中介中，而此媒介則是允許對象進入世界，同時並成為解釋者自身的語言」（Gadamer, 1994）。如此，語言是奠基在人與人之間及人與世界間的一種橋樑。而藉由對話，我們可以進入一個文本，而如此的文本，是在「說」與「傾聽」中交雜往來進行，於此詮釋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在這裡得以透過我一你之關係而完整。

（二）經驗世界的文本詮釋

從上藉由海德格對於「語言」的「存有」和高達美探究之「語言」「中介」之問題來看：「語言」的「中介」還應涉及呂格爾（Paul Ricoeur）所對於

文本之定義及其概念上的說明。呂格爾認為，詮釋學是一種解碼的過程，而文本是詮釋的優先客體，而詮釋的深層願望就是要把象徵語言與自我理解連結起來（邱誌勇，2010:175-176；洪漢鼎〔譯〕，Ricoeur〔原著〕，2005:272-273）。而如何連結起來？呂格爾說道：

……詮釋學問題是在一種旨在理解文本—即根據文本試圖說的東西去理解一開始就帶有其意向的文本—的學科框架內被提出的。如果詮釋學提出詮釋學的問題，即解釋問題，那麼這是因為對文本的每一次閱讀都發生在一個共同體、傳統或一活生生的思潮之內，所有這些都揭示了前提條件和迫切需要—而不管閱讀是如何可能與某物，即文本是用什麼觀點被寫的相連繫（洪漢鼎〔譯〕，Ricoeur〔原著〕，2005:260）。

於此，在呂格爾的文本詮釋中，我們可以看到其是在一活生生的思潮內對於文本、詮釋者及意義生產產生理解循環。也就是說，當我們在面對文本時，我們總在某個「時空」意義脈絡下，去追尋和建立其意義。亦即，我們在面對文本時，不只是追尋原作者的意圖，而是有可能從文本中去開啓我們另一個新的思考或思想方向或途徑。呂格爾道：「……解釋是思想的工作，它在於於明顯的意義裡解讀隱蔽的意義，在於展開暗含在文字意義中的意義層次」（洪漢鼎〔譯〕，Ricoeur〔原著〕，2005:269）。如此，文本詮釋脫離了作者，融合自我詮釋與自我理解，文本的世界是由文本和讀者共同給出。

從上就海德格所主張語言的存有，和高達美所闡釋語言是世界開顯之精神和其中介本質意涵，及呂格爾所關注之文本與詮釋和理解間的重建與融合關係中，我們實不難理解「敘事探究」正是尋著此一哲學脈絡根柢來進行探究。於此，「敘事探究」是一種根據詮釋論之觀點，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研究取向。而其整個探究之焦點，是希冀能藉由個體之生活經驗來獲取主體性的關照（阮明淑，2012）。而在這當中「語言」又是個人經驗及呈現自我真實之媒介，因此透過「語言」來連結故事和敘事，我們才進而可以彼此溝通、瞭解，並理解我

們所身處於世的世界。而如此以本體論為主要探究之生活經驗或生活世界的研究取徑，實則是強調個體在某一「時空」脈絡下的存在感與處境感。因為「經驗」若沒有通過語言，無法被理解，其只能與情境的當下同時消亡（余德慧，2001:6）。

於此，我們可知「敘事探究」—「它」所追尋的是一種意義本身。而對於這意義本身，我們亦唯有透過回顧、觀照和反思才能觸及它（最）深層的意涵及其現象背後所依據的根源所在。

四、「敘事探究」在地方 / 空間經驗的運用

而若是回到敘事探究其與地方或空間經驗的結合與運用，阮明淑（2012）在國家教育研究院所建置的「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中，對於「敘事探究」的定義說明顯示：過去「敘事探究」大多以研究者的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為主，也就是研究者在研究、探問中，實是較充分考量文本，而較忽略其中之「情境」「脈絡」部分的探求。而倘若日後能在研究、探問中，納入「敘事」「情境」「脈絡」之建構（narrative context of construction），或許對於敘事探究之研究探問可以更加充實及完整，同時亦更可幫助研究者進一步地來詮釋文本（此點在前述Hansen（2006）亦有提及）。因此，回到地理學門，這「敘事」的「情境」「脈絡」，就彷彿是「空間」經驗脈絡化般。而在地理學門的探究中，若是我們可就個體之生命經驗，或是其生活經驗中之轉變，來去瞭解其生活場域間之各種連結關係，或是針對其生活經驗、生活世界中其場域間之脈絡變化和如此場域間之脈絡變化對於生活世界的影響來進行探問，或許可以深化或更豐富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所主張之「存在空間」的論述。因為這「存在空間」實是生命經驗在某種時空脈絡中其身體與周遭鑲嵌相互指涉而來的情境體現。而如此的「空間」情境體現，的確也需要豐富且大量深入地描述及描繪來加以探求。於此，若是我們在研究探問時，能將「存在空間」再加上時間前後之脈絡鋪陳與敘述，那麼我們不僅可以

豐富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要闡述之「存在空間」，同時更進一步地我們又可豐富Lefebvre所提之「再現的空間」的原型。因為這「再現」是依附在時間脈絡裡。因此，就地理學門而言，若是我們在研究、探問中可以借／藉重「敘事探究」之取徑，來深化或豐富「存在空間」之意涵。那麼反之，我們或許也可以以這地理學之「存在空間」之脈絡來再現、豐富「敘事探究」之「情境」「脈絡」建構。

綜上，我們可以發現這以人文主義地理學為知識論取徑的「存在空間」和以詮釋論為主要觀點及「語言」「存有」之道的「敘事探究」之探問，實是可相互搭配且相互支援。然而，問題是如果以「敘事探究」所追尋之多元與差異性之意涵來看，在地方／空間經驗的文本敘事裡，我們又該如何把不同「時空」之脈絡文本（可能是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時間」對同一「空間」或者是不同作者在同一「時間」面對同一「空間」又甚或是不同作者在不同「時間」又面對不同的「空間」）拿來比對或是進行文本詮釋？又或我們又該如何以何種立論基點來進行和看待此等在不同時空脈絡背景下的文本地方／空間經驗？而面對此等問題，或許我們可先回到梅洛龐蒂所主張之「身體—主體」意向性來看待，因為這「身體—主體」意向性實是代表我們自身與周遭源發行動的參考軸心，而也因此我—身體與這「時間」「空間」產生了一種以主體為論述的「時間」「空間」之在世存有狀態。因此，我與他者亦可以藉由此來相互參照、互為主體，而主、客體間亦在此相互交融、彼此交錯。而於此我們也可以說這樣的「敘事探究」「時空」情境脈絡之探索，實也是回到一種由我與他者之相互主體性來互相詮釋與彼此瞭解的過程狀態。

而這我與他者在不同時空脈絡中所展現之「身體—主體」意向性，在此我們或可又由地理學家David Seamon（1979）所提出之「身體芭蕾」（body ballet）與「地方芭蕾」（place ballet）之概念來解釋和看待。「身體芭蕾」就Seamon而言，實是個人自身為維持特別或某種特定的工作、目的而與空間產生的一種「時間」行為或姿態，而此等因身體在某一「時空」下所產生之特殊行

爲或目的姿態，Seamon則又稱之爲「時空慣例」（time-space routine）。而「地方芭蕾」則是在這「時空慣例」下由許許多多之「身體芭蕾」編織展演而成。所以，若是結合身體芭蕾—時空慣例—地方芭蕾，這在空間與時間中所結合的身體移動性（bodily mobility），便產生了一種專屬於地方內部所有的節奏歸屬感。而此一「地方內部所有的節奏歸屬感」反身映照的是這人與人、人與物和人與時空間之親密連繫，同時其也蘊含著這時空結構與地方生活間之經緯橫豎之狀，更是人身處於世、安身立命且超越自己和與之契合、變易甚至演譯而來的適度存在定理（鄧景衡，1999）。

從上所述，我們或可理解這「身體芭蕾」、「時空慣例」和「地方芭蕾」所交雜編織而成的「身體—主體」意向性之地方 / 空間經驗。於此，若是我們再回到「敘事探究」之探問中，來關照這地理學上之空間經驗之運用，或許這身體芭蕾—時空慣例—地方芭蕾所相互交織而成的專屬且獨有的地方內部節奏，我們可以從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時間」面對同一「空間」或在同一「時間」下的不同作者群面對同一「空間」或甚或是不同作者群在不同的「時間」面對同一的「空間」描述中，去展現他 / 她那在特定時空脈絡背景下所獨有的專屬「身體芭蕾」與「地方芭蕾」。而事實上我們所生活的環境周遭實是種觸媒器（catalyst），其牽引著不同人對地方 / 空間或有不同之情感經驗或心理現象反映，而此一情感經驗或心理具像處境反映所接著帶動的反映行爲，實際上亦使得我們的周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身體芭蕾」在地方中或在空間中迴旋、交織與展演。如此又若我們再回到城市與生活中之地方或空間經驗來看，我們所生活的地方其所展演的「地方芭蕾」實是看似具有同質性，然其實卻隱藏著有眾多異質「地方芭蕾」的可能（拙著，2011）。而這眾多可能的異質「地方芭蕾」，我們也還真得透過個人且單一的敘述或敘事才能而得。

再者，地方 / 空間經驗本是一種身體鑲嵌在某種特定文化脈絡背景下的一種反映和指涉，而以如此主—客體間的鑲嵌、反映和指涉來詮釋、瞭解及體現世界，在此較爲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或許我們仍在用以「語言」來書寫這

些地方或空間經驗，然實際上在書寫的過程中，我們仍是會被本身所持有或所運用的「語言」所限制，同時我們亦會被「框架」在自身所認定的知識中（Duncan, 1990）。但，不可否認地是這地方、這空間的文本實也拓展和擴展了我們對世界的想像和認識，同時這「文本」不是靜態的，「它」是以反身、觀照的動態來和我們這世界作為互文的參照，而我們也藉由此再影響和再認識我們所知的或未知的「另」一個世界。因此，若是我們要看待這地方 / 空間的獨特、差異（甚或還包含了地方內部與空間內部）的微型世界時，是否還是回到那以人之為本體的敘說經驗之「存在空間」會較好？而如此正也回應了在全球地方化下，所欲探尋及強調的地方及其精神殊相之可能。於此，如下我們就試以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和「敘事探究」探問間之可嫁接性和共通性來對於這文本的詮釋多所著墨和介紹。

肆、地理學之「存在空間」與「敘事探究」文本詮釋的嫁接

接續上述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之論點和對「敘事探究」之研究脈絡發展淵源說明與其與社會科學應用領域間之探問，我們可知兩者皆深根於詮釋論，其主要探求的是如何建構或還原被探問者的真實世界，同時進一步地再去探求這可能的生活世界之「本質」。而就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來看，其最衷（終）所欲探求的是空間之本質之探問；而「敘事探究」的探問則是在於對生活世界、生命經驗之真之體驗及詮釋。因此，在此我們或可綜合兩者所主要依據之詮釋論之哲學根柢，以其文本詮釋來表述這存在在「空間」（情境）中的可能。而如下我們就分別試以朱天心的小說〈古都〉、卡爾維諾所著的《看不見的城市》和在拙著（2011）裡的田野記錄和訪談文本，來詮釋及闡釋這「文本」「敘事」中的「空間」經驗及其在不同「時空」脈絡背景下所展演之身體芭蕾與地方芭蕾之「時空」「敘事」。

一、生命時空的「共感」「共在」與「在世存有」

康德曾問說：「空間與時間是什麼呢？它們是真實存在嗎？……它們只是事物之這樣的諸決定或諸關係嗎？抑或空間與時間是這樣的，即：它們只屬於直覺之形式，因而也就是說，只屬於我們的心靈之主觀構造，離乎此心靈之主觀構造，它們不能被歸給任何東西，不管是什麼東西，它們是這樣的嗎」（牟宗三〔譯註〕，Kant〔原著〕，1997:124-125）？因此，就康德而言，「空間」與「時間」是屬於先驗的直覺形式，也就是「空間」與「時間」是一切感觸直覺之純粹形式，一切由「感性的形式」出發。而如此的哲學主張，則是說明「我們不會經驗到事物本身，而是會去經驗到它們在我們感官裡所引起的再現」（Peet, 1998:18; Smith, 1933）。於此，「空間」與「時間」，就康德來說，是一種主觀形式的再現，其反映的是認知主體的性質。而就海德格而言，「時間」則是展示了整個「存有」的範域，因此透過「時間」「存有」，我們得以也可以將自身置放在「已經在……之中存在」來展演和開放。而如此的「已經在……之中存在」據海德格來看，實是一種「操煩」（*sorge*）的結構使然。因此，「空間」亦在這「操煩」結構意義下，具有「此在」和「落定」之意。而海德格又說：「經驗乃是一種在場方式，也即一種存有方式」（孫周興〔譯〕，Heidegger〔原著〕，1994:172）。於是，我們可以說「經驗」「在場」乃是出自於一種對於「實存」與「實相」之探問。而生命經驗中之「實存」與「實相」，在海德格的思路與哲學脈絡中，實是一種以「操煩」之方式來對待和呈現這個世界。因此：

從生存論上來講，現身情態包含一種不斷公開出來的對世界的依賴，依賴於世界，我們才能與走上前來關係著我們利害的東西相遭遇（亓校盛〔譯〕，Mulhall〔原著〕，2012:109）。

於此，通過「經驗」「實存」與「實相」我們與世界相遭逢。而如此與世界相遭逢對於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所主張之「存在空間」，正是因為：

人以「主體性」而恆常地「在那裡」、恆常地「在情境」中、恆常地在其「所在」而不停息地有「所為」……（潘朝陽，2005:84）。

因此，「存在空間」給予我們的是一種「在那裡」、「在情境」、在「所在」的「所為」。而若是就「敘事探究」而言，其則是希冀藉由被探問者之「現場文本」去再現那生命經驗，同時亦藉由其敘說之內容和其方式，來去掌握、揭露及再現那獨特且獨有之生活世界（蔡敦浩等，2011）。而陳鼓應（1992:8）說道：「『存在著』（exit）是選擇真正的自我，惟自覺的個人乃為真正的自我」。因此，我們可以說「敘事探究」和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是一種追尋於生命「共感」和「共在」之探問。而此一探問亦如沙特所云：「我是以『曾是』的方式在現在成為它的。……我的現在，就是在場」（陳宣良等〔譯〕，Sartre〔原著〕，2012:150-154）般。

如此，透過「敘事」，透過「存在空間」的展現，我們才可以在朱天心的〈古都〉裡感受到：

夏天的海灘，尤其是日落之後，充滿了鹽份的海風吹得人著魔似的無法離開，餘熱的沙地溫存著你，四周流蕩地樂聲，有時是真的，是尚未離去的遊人帶著手提錄音機的樂聲被海風吹得有一下沒一下懶極了……（朱天心，2002:172）。

又

感覺有一點秋天味道的時候，你們便只乘到宮／下馭下車，搭公車的話便到劍潭—劍潭在北淡大浪泵社二里許，番划艋舨以入，水甚闊，有樹名茄冬，高聳障天，大可數抱，峙於潭岸，相傳荷蘭人插劍於樹，生皮合劍在其內，因以為名—（朱天心，2002:173）。

從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古都」在朱天心筆下實是古樸而又真實的存在。而朱天心的〈古都〉最重要的是在於其對於時間、記憶與歷史不斷地去進行反

思、對話與創作。而以她老靈魂（或說是老頑童）之姿在此篇章中更是遊蕩成爲此一反思、對話與創作行爲中的最佳媒介。^⑫ 而〈古都〉實則是朱天心在小說創作裡最重要的轉折，其在此篇章中，企圖將人與空間的對話，具體轉化成一種歷史與地理間的時空經緯交錯關係（彭婉蕙，2004:204）。然而，以如此「時空」夾敘夾議之手法來敘事「空間」，朱天心就像個老靈魂般在「時空」中穿梭自如，其像個「地理」遊俠，但也的確是個「歷史」遊俠。而如此在「文本」中穿梭的老靈魂，似乎也隱透著「地方 / 空間」本就是多層次的顯現，因爲在那看不見的地方 / 空間之蛛絲馬跡，也只有有在「時間」與「空間」間之裂隙中，才得以顯現和覺察。如此，從上我們在朱天心的筆下才可以感受到那淡水的海風在夏天吹得讓人著魔似的無法離開，同時如此的鹽分、如此的熱和在四周流蕩地樂聲，亦才會讓（當年）帶著手提錄音機還未散去的旅人，著實慵懶了起來！而此外，順著朱天心的「時光」逆旅，在那有一點涼的早秋，我們才可以搭著公車到劍潭，而這劍潭的來由在清雍正十年（1732年）台廈分巡道尹士儂的《臺灣志略》中是這麼記載著：「劍潭在北淡大浪泵社二里許，番划艋舺以入，水甚闊，有樹名茄苳，高聳障天，大可數抱，峙於潭岸，相傳荷蘭人插劍於樹，生皮合而劍在其內，因以爲名。」^⑬ 而日治時期劍潭這裡又有個宮ノ下駅（始於大正四年（1915年），是當時淡水線鐵道的一站，現址大約在現今劍潭救國團活動中心附近）^⑭ 營運，其主要是方便當時在臺日人、士紳與民眾到臺灣神社參拜及祭祀當時因鎮壓武裝抗日活動而薨逝於臺灣

^⑫ 參閱王德威序，〈老靈魂前世今生—朱天心的小說〉，收錄於（朱天心，2002:5-30）。而（）中老頑童之部分，是筆者自加，筆者以爲朱天心在〈古都〉裡其透過「身體—主體」之軀在臺北城內穿越過往和現在，其不僅如王德威所云猶如老靈魂般的在城區內尋尋覓覓，同時亦更像個老頑童般的在「地理」「歷史」「時間」與「空間」中穿梭且意猶未盡！

^⑬ 出自尹士儂（2005）。《臺灣志略》，中卷·寺廟舊跡，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五冊。

^⑭ 參閱李東明，〈宮之下一臺灣神社下的火車站〉，收於李東明（2000）。《永遠的北淡線》，頁88-95。

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¹⁵

於此，透過朱天心的〈古都〉「敘事」，我們實也頓時掉入這臺北城區附近的淡水、劍潭的古今歷史。同時，尋著此一歷史軸線，老靈魂亦道出了城市的「地理」和「空間」，在此城市的身份亦因揭露而展現無疑。呂格爾（Ricoeur, 1984:52）亦道：「當時間藉由敘事型式清楚表達時，時間則就成了人的時間，而當敘事成為時間性存在的一個條件時，敘事就得到充分之意義」。因此，若是從「時間」「敘事」的角度來看，「文本」實是我們與世界的媒介，而也因此「文本」實也串連起了符號與自我的理解。同時在「文本」「敘事」中，我們亦因自身與文本的距離縮短，進而使得浸淫在「文本」中的我們感受到了此在的「存在」。而如此「文本」的此在「存在」，在此亦是透過朱天心的筆下，才得以穿越「時空」與我們所「過去」未知的或已知的或甚或是未確定的「時空」「共感」與「共在」。

而再者，我們亦是可以透過如此的田野觀察記錄，去感受這在淡水河岸旁，春末夏初「梅雨」過境之景。於此：

……今天雨時而下，時而停的……今年第一道梅雨過境，淡水顯得陰沉多了。天未開，灰沉沉的，對岸的觀音山在霧裡顯得迷濛，視線所及對岸的大樓就好像披了一層薄紗般……not clear……卻有一種詩意，河上的船正行駛著，想起了「港都夜雨」（台語歌），餐廳裡只有我一人，前面大牆上，有一幅淡水集錦……觀音山、關渡大橋、女學舍……有點像李永沱的畫風，此時雨更大了，走廊下仍有五桌客人，想天氣好時，廊下隨著光影婆娑，綠葉（小葉欖仁）搖曳，應該更舒服吧！¹⁶

¹⁵ 參閱曾景斌（2010）。《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研究》，頁2-3-2-6。及台灣影像誌·台灣神社傳奇（2000）。〈各地神社導覽—台灣神社〉，《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計畫》網站。

¹⁶ 引自（拙著，2011:252）。此段為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時之田野觀察記錄，記錄時間為2010/05/06 2:00 PM。詳細內容可參考拙作。

而如此自我的涉入與生活周遭鑲嵌交相指涉而成的「身體芭蕾」，是筆者在淡水河岸旁所感受到的風、雲、雨、霧。同時，此一自我身體涉入所去感受到的淡水河岸特定「時空」（五、六月的梅雨之際），真真亦是與其他時節的淡水河岸「地方芭蕾」有所不同。而此外，在這自我涉入與周遭交相指涉的「身體芭蕾」，筆者更是透過自身在淡水漫步且慢步地過程及在餐廳觀看淡水集錦畫的過程中，想著與比擬著淡水素人畫家李永沱其在淡水畫作中的再現，是否如出一轍的迷濛與詩意？又或者在這淡水河、觀音山、關渡大橋、女學舍和小葉欖仁的迷濛與光影婆娑間，我們實又找到了另一想像，進而大唱那「港都夜雨」的可能？於是，在這自身與地景「時空」交相指涉的過程中，我們反身而出的不僅僅是一種指涉，同時亦是一種心念（或意念），是一種自我在「時空」中擺盪、拉扯、震盪且與之辯證的心念（或意念）過程。然而，此一過程實也亦是一種我（主體）與他者（客體）交相指涉且互為主體的共在表露。而這人與人、人與物、人與景及人與「時間」「空間」間的共在表露，實不亦也代表一種「空間」「文本」的多元想像和展現？

於此，我們可說地方 / 空間之經驗實是可以透過「敘事」來藉以傳達和展露。因為在每一個空間或地方經驗「敘事」的背後，其皆深深地與主體—客體—時間—空間（time-space）和事件、情節連結。而如此之地方或空間經驗之「敘事」就如同說「故事」（story-telling）般，包含著人物、也亦包含著情節和背景。因此，人文主義地理學者Relph（1976）亦才會表示，地方經驗應是可以透過對於地方真正、道地且不虛偽和對自己誠實地描述，來去瞭解其內在性（insideness）的所在。而也唯有透過此一對地方本真性之描述及瞭解後，我們才可以再進一步地去體會那海德格所言，生命「時空」與「在世存有」的「共感」與「共在」。如此朱天心亦也才會在〈古都〉裡對著淡水重建街的二號和四號人家大喊一聲：「タダイマ！」（朱天心，2002:163-164）我回來啦！

二、「語言」是「存有之屋」

海德格對於「語言」說道：「語言是走向存有本身其現時性的發光遮蔽」（Steiner, 1978）。意即，我們是走在「語言」的道路上，而向人揭露、顯示自身，同時也遮蔽自身。因為，「語言」是一種召喚，我們藉由如此召喚，來將「此在」可理解化，同時亦將「此在」放在「在一世界—之中—存在」來展現。然而，「存有」實是無言，其是以靜默之姿而存在，因此「語言」只是以一種「實存」顯現之姿，來藉以開展「在一世界—之中—存在」之可能「實相」。如此，「語言」「在一世界—之中—存在」之可能意涵，高達美則是更進一步是以「語言」為本體論之視域來探究。高達美（Gadamer, 1994）以為「人的全部世界經驗都在語言裡體現。……而能被理解的存在，某種程度都在語言中發生」。如此這般「經驗世界」相較於海德格的不同，則是高達美以為「語言」是由對話而產生，透過「對話」的基礎，才会有詮釋循環及理解。因此，「語言」是「存有之屋」，在此不只透過海德格的「存有」來闡述，更是透過高達美所強調關注的「對話」和「理解循環」來去展現那「現象」背後的「實存」。

於此，回到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我們實是透過「語言」所訴／述而得以得知或知曉那「空間經驗」中所欲呈顯和揭露之意涵所在。而如此理解與體會一個「存在」於經驗的事實，實真是透過「語言」才得以展現。因此，「語言」之於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不僅代表著一種經驗的生活世界，同時更是一種對於「存有」在流動與生成間的理解過程與體會。於是：

圓山町。車行橫跨基隆河仿皇居二重橋或一說宇治橋的明治橋上一大正十二年，皇太子參拜臺灣神社以「色美、青田續、白鷺の遊、風情」字眼讚嘆過的明治橋—腥風一陣，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朱天心，2002:236）。

又

西門町，日本人の歡樂街。殖民地圖上這麼說。

西門町，位於早拆掉的西門舊址，附近有末廣町、壽町、築地町、新起町、若竹町（朱天心，2002:230）。

在此，我們透過朱天心筆下的〈古都〉，憶起那遙遠不及的年代一日治時期，而日治時期大正十二年（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親皇訪臺，親自至臺灣神社參拜，途中經過明治橋（建於1901年，闢建之因主要是聯絡當時的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至臺灣神社）時，^① 大讚一聲「啊！明治橋這多美麗的風光啊！在此有綠油油的稻田圍繞，同時白鷺鷥也悠遊其中、自在飛翔，真是一片好風景！」^② 於此，這個老靈魂在這傳說中仿皇居二重橋或宇治橋的橋上，忽地一聲，腥風一陣，又遊蕩至另一方，不知去向！隨後老靈魂又出沒在臺北市的西區—西門町，這曾經是日治時期的商業大街（位在當時臺北城西門外，當時日人因欲仿效東京淺草區而建），^③ 而接著隨即老靈魂又蕩到了附近的末廣町（今中華路、漢中街附近）、壽町（今西寧南路、洛陽街附近）、築地町（今昆明街、峨眉街附近）、新起町（今長沙街、內江街附近）和若竹町（今貴陽街一段附近）等處。^④ 於此，在這「文本」中，我們亦隨著這「敘事」
「文本」與朱天心的老靈魂一起遊蕩，時而到了日治時期的明治橋、西門町、末廣町、築地町等地，時而又到了現今的中山橋、中山北路、中華路、長沙街及西門町等地方。於是，在這老靈魂的帶領下，我們穿越了「時空」，進入了

^① 參閱周婉窈（1999）。〈中山橋歷史〉，《當代》。及何培齊、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明治橋 中山橋〉，收於何培齊、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2007）。《日治時期的臺北》，頁215-220。

^② 此段裕仁親皇行經明治橋（今中山橋）之風光記錄，可參閱下村充郎（編）（未詳）。《臺灣行啓記錄》，第六章、第一節「臺灣神社御參拜」之部分。

^③ 參閱葉龍彥（1999）。《紅樓尋星夢—西門町的故事》，頁2、30-31。

^④ 1922年（大正11年），臺北市役所（今市政府）為推行日本式之街路名，將當時市區內街庄名皆改為町名，全市分為64個町及郊區10部落（湯熙勇，2002:23）。同時，各町所包含之街道及區域分佈其古今對照亦可參閱（湯熙勇，2002:31-37）。

異次元的世界，將那「歷史」「地理」所存有的「時間」「空間」，藉由這老靈魂之「身體—主體」意向性，讓我們體現了那「曾經」「存有」的「在場」與「不在場」。呂格爾（Ricoeur, 1991）說道：「……文本的詮釋完成，乃在於主體此後更能理解自己或是不同地理解自己，或甚或是開始理解自己。而這樣的理解自己就是在（這樣）的自我詮釋中完成」。因此，藉由朱天心的「文本」「敘事」，我們對於那遙遠不及的年代，不僅僅只有回憶、遙想，而是透過這文本「敘事」，我們更知曉自身所來何處，並從理解開始瞭解自己。而對於這「文本」中的「理解」「自身」，余德慧（2001:217-266）亦說，作品是「我的世界」的開展，「閱讀」所揭露的世界是我們從未經歷的歷史現場，然而也就在閱讀的同時，我們經由「語言」的裂隙之處（亦即語言給出時，就已脫離），得以回到「時空」交織的「世界」，同時亦開顯自身對「世界」的認知與遭逢。因此，我們可以說「語言」的「存有」代表著一個論述的開始，而這論述的開始實是以一種「語言」的再現或顯現而為一開端。

而如此經由「語言」而再現或體現的「身體—主體」意向性之「存在空間」，正也符應呂格爾（Ricoeur, 1991）在掌握以「語言」當成「文本」時解釋，說道：「詮釋就是闡明那展露在文本前面的在世存有……而我正是居處其中可以投設自身最切身之可能性之一於其中的某一個世界提議」。如此，在筆者拙著（2011）中，亦才會出現：

……所以我曾祖父的時候就已經在這邊，啊那邊有個屎粿仔渡頭，前面有一家叫作石頭記，你知道嗎？石頭記原來是我們開始從那邊上岸，那後來我曾祖父的兄弟分到那一間，因為分家產，那我們家為了躲鼠疫，因為淡水以前就是港口，所以舉家遷到廈門為生，後來還是在這邊居住……。²¹

²¹ 引自（拙著，2011:193）。此段訪談記錄是於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時之訪談逐字稿。詳細文章可參考拙作。

從上，藉由筆者在2011年的訪談資料裡，我們可知當受訪者每每在淡水河岸旁漫步經過屎礮仔渡頭時，總會想起自家祖先渡海來臺後的興衰與搬遷。而這樣的記憶、這樣的談論，是來自於受訪者其每每在淡水河岸旁的「身體—主體」「身體芭蕾」而起，因為這樣的漫步是其在日常生活中所放慢腳步的選擇。如此，受訪者的「身體芭蕾」是這淡水河岸旁的「時空慣例」。於此，在這與受訪者訪談的過程中，這「話語」就有如朱天心的老靈魂般，時而到了現代，時而又回到了清代，時而又到了日治時期。而如此的「時空」穿梭，當然不只是由其「話語」中所道出的家族興衰所致，其也是因這「話語」中所及之地景而得。因為「屎礮仔渡頭」是清代時的公館碼頭，其為當時主要來往唐山及臺北內港間的船舶聚泊處，可說是當時淡水各街庄及其街民與貨品出入的要津。而到了日治時期，淡水的航運因日漸蕭條，所以淡水街役場（相當今日的區公所）遂將此地作為街內水肥堆放之處，以便販售給淡水河沿岸之菜農施肥之用，也因此「屎礮仔渡頭」因而得名。^②於是，「地景亦猶如文本」，「它」可以敘事，亦可以穿越「時空」，同時其也因這「時空」的穿梭，而讓這曾經出現在歷史時空中的「身體芭蕾」與「地方芭蕾」再次展演。據此，我們可以瞭解：「文本」並不單單只反映或再現那外在的世界，其亦有可能反映被探問者其內在之心理世界或是其欲所展露的生活世界經驗或其脈絡變化的過程。同時，在這與受訪者對談、傾聽的過程中，閱聽人亦因居其中而可能產生予這「文本」有一新的理解與詮釋，或是其也可能藉由此再去發現或再去探求他/她所未知或所未曾涉入的經驗世界。

因此，「語言」的裂隙和存有，實亦代表著真實與再現間的多重可能與多層想像。而無疑的，以這「經驗世界」來看，我們的確也需要用以語言來與這世界溝通和認識。也因此，在以還原或再現生活世界的前提下，我們會以「語

^② 參閱「屎礮仔渡頭」現地解說牌。摘錄自筆者2008年7月12日田野筆記。拙著（2008）。〈田野筆記〉。

言」來去召喚，去召喚那曾經「此在」的「在場」與「不在場」。如此「敘事」之「存在空間」亦才會在「語言」的召喚下，進而使得被探問者與閱聽人在彼此相互對談、傾聽與瞭解間，去感受到那曾經的「此在」與「共在」。而此也正符應高達美（Gadamer, 1994）所關注闡述「我們正是因『語言』對話而開始產生瞭解、經驗世界和詮釋循環」的意蘊。

而蔡錚雲（2006:63）云：「真正顯示出世界的不在語言的訴說上，而在語言的無言之中」。因此，若是回到地理學，當我們在面臨「空間經驗」必須用以「言語」給出時，我們會送出當下的那一刻，而至於那一刻送出什麼，其他人會給出什麼理解，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送出我們自己以為的「存在」（拙著，2013a:12）。於此，「存在空間」實是一種藉由「文本」表達出來的「此在」「時空」「敘事」。而回到「敘事探究」上，這「空間經驗」「語言」的給出，實又是我們透過「敘事」「語言」而得以將真實所建構。因此，「語言存有」的流動與生成，實是一種體現時空存有之可能狀態的表露。

從上藉由「語言」如此之「存有」之道，我們實是可以感受到那穿越在「時空」中的老靈魂是如何藉由「語言」的裂隙，而去蹦裂、展露那複雜且多樣的地方 / 空間經驗。而如此空間的再現，實亦不僅代表了「存在空間」的主體性、相對性、演化性和其在己（being-in-itself）及為己（being-for-itself）之特性（陳文尙，1986），同時亦為Lefebvre所提之時間—空間—社會的三元辯證作了印證（因為這文本地景是一種結合權力與社會時代背景脈絡下的產物），同時隱約中Soja所提出的生三（第三空間），²³ 也在「文本」「空間」的內與外與閱聽人或詮釋者間產生了一種共謀或者說是種弔詭的拉扯與辯證的印記。

再者，若是回到「敘事探究」「存在空間」，其最終（衷）所欲呈顯的

²³ Edward W. Soja於1996年提出，其認為「空間」並非二元對立，它可以是具有實體且實質的「第一空間」和具認知且再現的「第二空間」之混合及延伸，是一種既真實又想像（real-and-imagined）的另類空間。而這「生三成異」（thirding-as-Othering）的空間，不僅開啓了我們對空間的想像，同時亦是一種批判與創造的組合。參閱Soja（1996）。

是：藉以「語言」「敘事」來去舖成「事件」其所在的「時空」「脈絡」，而後我們再將自身一置身於此一「事件」「情境」「脈絡」中，從而再去體驗空間、經驗空間及理解空間。而以如此「再現」之「經驗空間」，實亦也說明：其是敘說者與閱聽人間之溝通且認識的基礎平台，因為敘說者與閱聽人在此藉由彼此間之對談、傾聽，一起共享生命經驗和其生命中之故事。而以如此共享生命「敘事」之經驗，除可重新開顯那「空間」「事件」之新的意義和意涵外，同時最終亦也是要去尋求一種我與他者間的共同理解與共在之部分。如此，海德格對於「語言」所云之「在一世界一之中一存在」之展現和高達美（Gadamer, 1975:498）所欲探問「持續說話和相互訴說的無限循環，展示了自己說和允許聽人說的自由」的可能性，在此也因而展露無疑。

於是，回到地理學，倘若這些地方 / 空間經驗不是以「語言」之實存狀態積累或延伸，那麼對於「存在」在這些「空間經驗」中之「此在」的實存、顯現是否會愈發模糊與單一？於此，若是我們能將這「敘事探究」之探問引介到人文主義地理學中，是否更可讓我們去揭露那「空間經驗」中的「此在」和其與這世界互相參照的具象處境？而也於此，朱天心在〈古都〉最後裡，也才不致於驚恐、放聲大哭，而後開始憑弔「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朱天心，2002:246）！

三、「置身所在」與「身份認同」

就海德格而言，「在世存有」的開顯，實是關乎到情蘊（*affectedness*）、理解（*understanding*）與言說（*telling*）之三重結構面向的探討。而此一三重結構，是始於「情蘊」的開顯，而「理解」則是隨著「情蘊」之開顯而現身，最後「言說」則是順應著「情蘊」與「理解」之開顯而顯現（項退結，2006:76; Dreyfus, 1991）。如此，若是將此一情蘊、理解與言說之三重結構，運用到人文主義地理學所著重關注之「存在空間」，我們可以知曉：「存在空間」實是透過「情蘊」之開顯，使我們得以瞭解自身應是順應著某一「時空」「脈絡」

而被「拋擲」到這世界上，而後我們又依據此，再將自身之情緒、情感及經驗以深刻之方式顯現或揭露。於此，「存在空間」之主—客體間意向性之指涉，實是透過「情蘊」揭示了「此在」是被拋在—世界—之中—存在。再者，「存在空間」之主—客體間意向性之指涉的「理解」則是順應著「情蘊」的開顯，進而體會到自己所為何事，置身所在，而成爲自己。於此，「存在空間」之「理解」應是瞭解自身實是在順應某一「時空」「脈絡」拋擲後，所可能產生的意義可能性，而此種意義可能性也就是一種世界意蘊的可能開展。因此，「理解」在「存在空間」的指涉中，實是顯現「此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而如此之在—世界—之中之「存在」之意蘊可能開展，最後則是提供「語詞」來描述或描寫「存在空間」之主—客體間意向性之指涉意義和意蘊之可能。

從上藉由海德格對於「在世存有」之三重結構面向—情蘊、理解與言說間之探討，我們可以瞭解：「存在空間」之主—客體間意向性之指涉過程，「言說」實是代表個體藉由「情蘊」投設、詮釋後，再去「理解」自身與世界遭逢的可能表達基礎。因此，在此透過海德格之思想脈絡所梳理出「此在」之「情蘊」、「理解」及「言說」之三重結構說明後，我們更得以瞭解自身在「此在」當下存在中的「脈絡」處境，同時亦更進一步知曉人文主義地理學所極欲闡述之「存在空間」的「此在」「當下」之「時空」脈絡。因此：

臺灣神社，若非毀於戰爭末期日軍飛行機墜落所引發的大火，應該等同於你所常參拜的八坂神社吧。乃木總督時代，帝國議會接受建議把神社設於臺灣的統治中心臺北，前此臺南、基隆都曾經是考慮地點，最終決定的原因是，若把臺北古城當作皇居御所，那基隆河便是鴨川，劍潭山是東山，整個臺北盆地在地理位置上便與京都相鬚鬢了（朱天心，2002:236）。

又

高中時，那是你們常流連晃盪的地方，總奇怪它占地如此大的石屏牆內是什麼，不須知道它是世紀第一年建的，你們就已很滿意它文藝復興的味道，穿著校服，坐在石屏牆外潔淨的紅磚道上，好幾人咧著嘴在笑什麼的留下過這樣一張照片（朱天心，2002:224）。

從上，朱天心這老靈魂敘述著現在，也敘述著過去，而日治時期臺灣神社（建於1901年，今圓山大飯店現址）的建立，是種政治宣傳的手段但也是政績治理的一種手法，其透過仿京都皇居御所的地理形勢，將臺北盆地視為「京都」，劍潭山為「東山」，而臺北城則為「皇居御所」，基隆河則就成了「鴨川」。而臺灣神社所在的位置剛好在劍潭山山上，可以居高臨下以望「皇居」。²⁴ 於此，臺灣神社的重要性，在當時就彷彿京都的八坂神社般，每每日本政要來到臺灣之際，第一要事就是乘著車從總督府（今總統府）到神社祭拜。同時，每年10月28日一祭典紀念日，神社皆會吸引成千上萬之民眾、士紳等來此參拜，其可謂說是當時日本人的祭祀中心。²⁵ 而如此政權與政績之彰顯，可惜的是在1944年被一場意外的飛機大火所燒燼。²⁶ 而最終此地到了臺灣光復（1945年）後，依然是由另一個政權所接手掌管，只可惜接手掌管的已不是神社裡的大神，而是另一個政權財團服務的開始。如此在朱天心的老靈魂「身體—主體」意向性之軀裡，我們看到了地景，也讀到了歷史，但也讀到了「空間」與「權力」的交疊與參照。也就是，這樣如出一轍的「歷史」再現，或許不會再發生。但是「空間」中「權力」的象徵，就如一如傳統中國地理風水「左青龍，右白虎，前有明堂，後有岸頭」般，是以「身體—主體」為源發中心，再向周遭遞減微弱的社會關係（陳文尙，1986）。

²⁴ 參閱（曾景斌，2010:2-3）。原文刊載於小林羊六（1935）昭和10年。〈臺灣神社と明治橋—造營と架橋についての當時のものがたり〉，《臺灣》，第6卷，第1號，頁46。同時關於臺灣神社設立之原由及歷程亦可參閱（曾景斌，2010:2-3-2-6）。

²⁵ 參閱台灣影像誌·台灣神社傳奇（2000）。〈各地神社導覽—台灣神社〉，《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計畫》網站。

²⁶ 同上註。

再者，朱天心的老靈魂又晃到了臺北賓館，其現今為專門接待國賓和舉辦國宴之地。而日治時期這裡是臺灣總督官邸，其建於1901年，建築風格主要以文藝復興式為主。²⁷而如此的老靈魂其「身體—主體」穿牆而過時，則是回到了那高中時期，那青澀且又青春的歲月，或許在那時期年輕的老靈魂還不大懂得「政治」、「權力」與「中心」，但是那咧著嘴笑的記憶，卻是在那臺北賓館高牆還沒築起（早先圍牆為透空式之圍牆，今則是實牆且較原貌為高）²⁸時的歡樂。於此，我們自是透過朱天心的「文本」「敘事」不斷地在「時間」與「空間」、「地理」與「歷史」及「地景」與「權力」間，辯證、印證又來回周旋。而如此的「我在，故我思」不知是否又回到一尋求自我身世認同的落腳停歇？

而若回到了「敘事」，此一「敘事」穿越古今，實則是藉用了「語言」，而得以讓這在古今中穿梭的我們，而有了「置身」「所在」。呂格爾道：「詮釋學的工作就是證明，存在只有通過對那些出現在文化世界裡的所有含義的不斷註釋，才能達到表現，獲得意義和反思。存在只有通過佔有那些精神生命得以客觀化的作品、制度與文化遺跡等等本來存在於『外面』的意義，才能成為自我—具有人性的與成熟的自我」（洪漢鼎〔譯〕，Ricoeur〔原著〕，2005:278）。於此，透過呂格爾所掌握自我與文本之意蘊後，我們才得以更加釐清「自身」與「文本」間之融合建構關係。同時，藉由此我們亦可更將自身一置身且融合在「自我」與「文本」中的某一所在「落定」。而如此之「所在」的落定，更是代表了自身在自我脈絡與文本間找到了一共通點，一個彼此皆可融合且認可的模式。而據此，我們亦更是找到了「自身」落定與認同之可能。於此，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才會對城市的「所在」「認同」寫道：

²⁷ 參閱何培齊、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總督官邸〉，頁19-23。

²⁸ 參閱臺北賓館·風華再現（2007）。〈修復工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古蹟小偵探〉網站。

……終於，他來到了伊布多拉（Isidora），城中有鑲飾了海螺殼的螺旋階梯，出產上好的望遠鏡與小提琴，在兩個女人之間猶豫難決的異鄉客，總是會在這裡遇到第三個女人，而此地的鬥雞，已經淪為下注者之間的血腥爭吵。當他渴望一座城市時，總是想到這一切（王志弘〔譯〕，Calvino〔原著〕，2001:16）。

而從上在卡爾維諾對於伊布多拉城的多元「敘事」中，我們可以知曉：這經由我們想像、或回憶到的城市，實是一種「身體—主體」意向性鑲嵌在各種社會文化權力結構下所組成的雜多且混雜的「空間」之中。而這空間中在此有螺旋階梯、有上好的望遠鏡與小提琴，甚或有兩個女人與異鄉客的故事而亦有下注者為鬥雞而瘋狂爭吵的血腥鬥爭。於此，我們對於這記憶中的城市，是一種渴望，是一種渴望於中、徘徊於中、又相斥於中的一種情境體現。因為當欲望已成記憶時，這「身體—主體」「時空」之交織往返，會成為我們自身一置身所在的反芻，而此種反芻對於自身是種「身體—主體」的解放，同時也是種對於「身體—主體」的認可，然而更是一種「身體—主體」在徘徊中卻又不忍相斥但又想相斥的思鄉（homesickness）、懷舊（nostalgia）情愁。

因此，綜上所述在我們對於這伊布多拉城的「敘事」中，我們實亦瞭解：這可能「曾在」的「身體—主體」意向性實是有眾多理解的可能，同時我們對於這城市實亦有一種自身一置身所在的認可與渴望。而此種認可與渴望，實亦是一種關乎自身認同與否之問題。Giddens云：「自我認同是個人依據其個人經歷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趙旭東、方文〔譯〕，Giddens〔原著〕，2002:49）。如此，「敘事」為自我認同的「存在」與自身所提供之個人經歷脆弱性質間，搭起了一座橋樑（趙旭東、方文〔譯〕，Giddens〔原著〕，2002:50）。因為自我的反身性是持續的，同時「自我」也是以一個動態的自我「存在」於世界之中。因此，透過「敘事」我們可以重構過去、呈顯現在及預期可能的未來。再者，若是回到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其最

終（衷）所欲瞭解的是人之「存有」狀態之本質。因唯有在追溯人之意向的來龍去脈後，才方得以明白「人」之本質之源（潘朝陽，2005:81）。所以，「空間經驗」若是可以透過「文本」「敘事」來去闡明及理解其「自身 / 置身」之所，那麼我們就得以因此而更加瞭解且認同自己，同時我們亦有可能再從中去尋求那自我之自明性且安全感之源。如此，空間經驗之深刻義蘊和那「處境」「脈絡」，才亦得以更真真的「還原」和顯現。而我們也唯有在對這「敘事」「脈絡」「處境」更加清晰明白及瞭解後，才當能較瞭解自己。段義孚（Tuan, 1977:148）不亦曾云：「思想創造了距離，但卻破壞我們直接面對經驗的立即性，但是，透過深思的反省，卻又能使過去難以理解的時刻，向我們現在之真實逐漸靠近，從而獲得一個永久的量度」？

於此，再回到地理學，若是透過「敘事」，我們實是可以從不同主—客體間去發現那「空間經驗」之多樣且不同的脈絡變化。同時也藉由「敘事」，藉由如此多樣之「存在空間」「多重文本」，我們更得以去還原一個較本真性之地方和空間。因為藉由如此的經驗「敘事」，我們可以再和歷史文本或焦點訪談之結果或甚或是自由書寫等方式串連，而如此方式的串連不僅可將這一「多重」經驗「敘事」文本交相指涉與參照，同時亦可相互檢驗、印證且進而形成一個Lefebvre所云的一個再現活現的空間。而據此，就人文主義地理學而言，其更是會回到一種以人之本質而為的終極探問。也就是「存在空間」之「文本」「敘事」所尋求的，是你 / 我在這多樣繽紛世界「空間」經驗中，所不斷循環且又不斷探問的「置身所在」與「身份認同」。而身處於二十一世紀的現在，如此的置身所在與身份認同，卻也更是我們身處在不同「流之空間」時，所更需要的一種定根的落定和所在。於此，藉由「敘事探究」之探問，來藉以掌握人文主義地理學「存在空間」之「處境」「脈絡」變化，應可真的幫助或是深化這以主、客體間相涉、相融為主要的探問。同時，如此亦也才能回應朱天心在〈古都〉裡所欲尋求的桃花源「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朱天心，2002:246）的可能！

伍、結語

綜合前述，本文以人文主義地理學所著重關注之「存在空間」，來嫁接這「敘事探究」的探問。同時，在文中亦是以文本詮釋中之「時空敘事」、「自我敘事」及「他者敘事」來探問這問題的可能性與可適性。而以如此的探問是以現今在城市生活中的我們，正身處於快速變遷且擴張的社會，而在我們身處於這雜多且紛擾的世界的同時，似乎唯有回歸人之自我本質，才能有較清明之「置身 / 自身」的所在。因為這個「我」一是變動的、碎裂的而有時又不得不的。因此，以如此之探問，回歸人之本質而言，也許是一種屬於顯現在文本中所欲追尋自身 / 置身理想的桃花源，而若回到筆者身上實亦是一種探求及追問「我是誰？」的反覆不斷的辯證和回溯的過程。而回到卡爾維諾在《在看不見的城市》的旅程中，當忽必烈大汗問起那橋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過程時，馬可波羅則以回應：

……一塊一塊石頭仔細地訴說。

「到底哪一塊才是支撐橋樑的石頭呢？」忽必烈大汗問道。

「這座橋不是由這塊或是那塊石頭支撐的。」馬可波羅回答：「而是由它們所形成的橋拱支撐。」

忽必烈大汗靜默不語，沉思。然後他說：「爲什麼你跟我說這些石頭呢？我所關心的只有橋拱。」

馬可波羅回答：「沒有石頭就沒有橋拱了。」（王志弘〔譯〕，Calvino〔原著〕，2001:108）

也因此，在從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回答過程中，我們可以知道：「城市」生活其是充滿著各種雜多與異質的可能。但是在這雜多與異質的「城市」生活底下，我們隱約可見的是一個多重視點與多重真實之「城市」真實性的可能再現與建構。而城市的本質與本真性爲何？以本文而言（服膺於人文主義地理學），一切該從個體自身之經驗視角來看待。然而，此一個體之經驗視角所代

表的應不只是個人經驗的展現，而是「存在」於多重真實與多重視角下的一個可能性探測。因為如此我（主體）與他者（客體）在空間中之交相指涉的過程實亦代表了一種微型巨觀的多重可能。而如此自身與地方、城市及空間間之不斷遭逢與落定，更亦反映了人文主義地理學所主張之「存在空間」其身體感之源發的雜多與不明（牽涉到個人所被拋擲到這世界的脈絡）而所去顯現的「此在」之「存在」。因此，回到地理學，這樣的城市，這樣的空間，若是我們可以藉由「敘事」及「語言」的存有、中介之道來去探究，那麼或許我們可以重新去定義或再去體現那人之當下處境脈絡所存有的「在世展現」。而如此之探究，實亦是希冀我們可以將「存在空間」更予以在「此在」中落定。

而以如此「敘事」之「存在空間」的分析，或許還存在著些許在研究探問上的盲點與可能限制，例如：尺度上的認知、自我知識的框架、詮釋與再詮釋的問題、文本的選擇及文體或敘事內容所可能涉及的抽象、隱喻、真實與虛偽等問題。但是，若是我們可以在研究探問中時時警惕、反省並謹慎思考和慎用「語言」其真正的功用和其精神，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較為避免成爲獨白或是偏頗的一方。而若是回到本文之目的，以如此「敘事探究」來作爲地理學門間之跨界或跨域探究之中介，實是希冀如此借用與引用，可以開展地理學門中既有之研究典範，同時並增補及指引研究方法之可能新的思考方向或嘗試。

而如此探究，對照身處在二十一世紀現今的我們，即使時空壓縮或時空分延的現象或地方全球化或甚或是全球地方化的現象持續不斷地在擴張、發展及演化，但是對於我們而言，日常生活中固定不變的仍是會去尋求那地方或空間的界域所在，或是去區分此地方或空間與他者或他處之不同之處。而這不同之處若是回到「個人」與地方或空間互動之情感連結上來看，應該仍是一種重要且不可忽略的眾生相。而在地方「全球」化或「全球」地方化的過程中，我們實也體認到如此過程實際上是一種在追求全面「泛」的過程中，而又再極力去追求殊相的矛盾和又認同的普世價值和其現象。也就是說，在現今全球化不斷地延伸、發展及演變的過程中，人們實是一方面去追求那可能的全球同化之

處，同時又另一方面不斷地再去追求與渴望那種與他者或他處之一絲絲不同之感。而如此異中求同又同中求異的過程及現象，在人類世界中實又是一種在追求「認同」的普世現象及其價值之可能。而此種認同在尺度上之轉換，實也說明了正當我們在享受對全球化的認同之際，其實隨之而來的則是另一種對於地方殊相的追尋與認可。如此實也讓我們重新反省了對地方 / 空間的「差異」體認和看法。也因於此，我們也才得以更重新再認識與再瞭解這個「家」（地方或空間）之存在與他者差異和不同之處。於此，我們或可說「差異」往往是會讓人產生「存在」感與意義根源之所，而存在主義也在這特殊意義下，更顯得獨特與不同。

參考文獻

- 下村充郎（編）（未詳）。《臺灣行啓記錄》，第二十二冊。未詳：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
(Sitamura Atsurou [unknown]. *The Documentation of Prince Hirohito's Visit to Taiwan in 1923*.
unknown: Official Management and Co-Ordination Division, Taiwan Governor-General.)
- 尹士俛（2005）。《臺灣志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五冊。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Shih-Lang Yin [2005]. *Taiwan Gazetteer*, The Collections of Taiwan Gazetteer in the Qing Dynasty Vol. 5. Taipei: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Executive Yuan.)
- 王志弘（譯），Calvino, Italo（原著）（2001）。《看不見的城市》。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Calvino, Italo [2001]. Chih-Hung Wang [trans.]. *Le Città Invisibili*.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 王志弘、李根芳（譯），Brooker, Peter（原著）（2003）。《文化理論詞彙（第二版）》。台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 (Brooker, Peter [2003]. Chih-Hung Wang and Ken-Fang Lee [trans.]. *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2nd edition. Taipei: Chu Liu Book Company.)
- 亓校盛（譯），Mulhall, Stephen（原著）（2012）。《海德格與〈存在與時間〉》。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Mulhall, Stephen [2012]. Xiao-Sheng Qi [trans.].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Heidegger and Being and Time*. Taipei: Wu-Nan Book Inc.)
- 台灣影像誌·台灣神社傳奇（2000）。〈各地神社導覽—台灣神社〉，《台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計畫》網站。http://proj1.sinica.edu.tw/photo/subject/2_temple/intro-02.html。2014/9/6。
- (Digital Photo Museum, The Legend of Taiwan Shrine [2000]. "Introduction of All Shrines in Taiwan: Taiwan Shrine." Taiwan Memory Digital Photo Museum Website. http://proj1.sinica.edu.tw/photo/subject/2_temple/intro-02.html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4].)
- 白凱（2012）。〈自我敘事式解讀回族宗教活動空間的意義〉，《地理學報》，第67卷，第12期，頁1698-1715。
- (Kai Bai [2012]. "The Self-Narrative Style Interpretation of Hui's Religious Activity Space." *Acta Geographic Sinica*, Vol. 67, No. 12:1698-1715.)
- 朱天心（2002）。《古都》。台北：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
- (Tien-Hsin Chu [2002]. *Ancient Capital*. Taipei: INK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 Ltd.)
- 池永歆（1996a）。《嘉義沿山聚落的存在空間—以內埔仔十三庄頭十四緣區域構成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Yeong-Shin Chyr [1996a]. *The Existential Space of the Settlement in Chiayi County: The Case of Neh-Pu-Chai*.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pha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 _____ (1996b)。〈聚落「存在空間」的貞定與詮釋—以嘉義內埔仔「十三庄頭、十四緣」巡境活動為例〉，《思與言》，第34期，頁199-234。
- (_____ [1996b]. “The Interpretation with the Settlement ‘Existential Space’: The Case of ‘Shuin-Chin’ Activity in Neh-Pu-Chai, Chaiyi County.”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34:199-234.)
- _____ (1999a)。〈清代詩文所描述的台灣地理景觀（上）—以《諸羅縣志》阮蔡文詩為例〉，《鵝湖》，第24卷，第10期，頁39-46。
- (_____ [1999a].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A Study on Tsai-Wen Ruan’s Poetry in Chu-Lo County Gazetteer (Part One).” *Legein Monthly*, Vol. 24, No. 10:39-46.)
- _____ (1999b)。〈清代詩文所描述的台灣地理景觀（下）—以《諸羅縣志》阮蔡文詩為例〉，《鵝湖》，第24卷，第11期，頁41-48。
- (_____ [1999b].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A Study on Tsai-Wen Ruan’s Poetry in Chu-Lo County Gazetteer (Part Two).” *Legein Monthly*, Vol. 24, No. 11:41-48.)
- _____ (2007)。《現象學、經驗科學與地理學—奠基於生活世界理論的地理學》。嘉義：紅豆出版社。
- (_____ [2007]. *Phenomenology, Empirical Science and Geography: Grounding on the Basis of Lifeworld Geography*. Chaiyi: Hungdou Book Inc.)
- 牟宗三（譯），Kant, Immanuel（原著）（1997）。《康德：純粹理性之批判（上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 (Kant, Immanuel [1997]. Zong-San Mou [trans.].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I*. Taipei: Student Book Co., Ltd.)
- 何培齊、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2007）。《日治時期的臺北》。台北：國家圖書館。
- (Pei-Chi He and Readers Services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2007]. *Taipei: The Time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Colonial Occupation*.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何衛平（2002）。《高達瑪》。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Wei-Ping He [2002]. *Hans-Georg Gadamer*. Taipei: Sheng-Chih Co., Ltd.)
- 余德慧（2001）。《詮釋現象心理學》。台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Der-Huey Yee [2001].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aipei: PsyGarden Publishing Company.)
- 余德慧、呂俐安（1993）。〈敘說資料的意義—生命視框的完成與進行〉，楊國樞、余安邦（編），《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理念及方法篇》，頁441-475。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Der-Huey Yee and Li-An Lyu [1993]. "The Meaning of Narrator's Saying: On the Proceeding and the Completing of the Life Frame." In Kuo-Shu Yang and An-Bang Yu [eds.], *The Minds and the Behavior of Chinese: The Idea and the Methodology* [pp. 441-475]. Taipei: Laureate Book Co., Ltd.)
- 吳汝鈞 (2001)。《胡賽爾現象學解析》。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Yu-Kwan Ng [2001]. *A Analysis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吳芝儀 (譯), Lieblich, Amia, Rivka Tuval-Mashiach, and Tamar Zilber (原著) (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嘉義：濤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Lieblich, Amia, Rivka Tuval-Mashiach, and Tamar Zilber [2008]. Chih-Yi Wu [trans.].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hiayi: Waterstone Publishers.)
- 李秀美 (2005)。《〈寒夜三部曲〉之地方性詮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Hsiu-Mei Lee [2005]. *The Interpretation of Placeness with the Novel of "Wintry Night Trilogy"*.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pa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 李東明 (2000)。《永遠的北淡線》。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Dong-Ming Lee [2000]. *Forever Taipei-Tamsui Railway*. Taipei: Taiwan Interminds Publishing Inc.)
- 汪文聖 (2000)。〈有關「空間現象學」的經典詮釋—兼對抽象的空間與虛擬的空間之批判〉，《哲學雜誌》，第32期，頁48-78。
- (Wen-Sheng Wang [2000]. "Text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 'Phenomenology of Space'." *The Magazine of Philosophy*, No. 32:48-78.)
- 阮明淑 (2012)。〈敘事研究 Narrative Research〉，《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國家教育研究院網站，10月。<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852/>。2014/9/5。
- (Ming-Shu Yuan [2012]. "Narrative Research." *The Dictionary of Bilingual Glossaries and Academic Glossaries*,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Website, October.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852/> [accessed September 5, 2014].)
- 周婉窈 (1999)。〈中山橋歷史〉，《當代》，第139期，頁52-56。
- (Wan-Yao Chou [1999]. "The History of Chong-Shan Bridge." *Con-Temporary Monthly*, No. 139:52-56.)
- 周樑凱 (2011)。〈大眾史學中的口述敘事—以情節和人物為討論主題〉，「第十三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研習會」講義。台北：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10月27日。
- (Liang-Kai Chou [2011]. "The Oral Narrative of Public History: On the Issue of Plot and the Character." Handout presented at The 13th Workshop of Oral History in Taiwan. Taipei: Chientan Youth Activity Center, October 27.)
- 拙著 (2008)。〈田野筆記〉。2008/7/12。
- (My Unworthy Manuscrip [2008]. "The Fieldnotes." [recorded July 12, 2008].)

- _____ (2011)。《淡水老街的慢活》。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 (_____ [2011]. *The Slow-Living around the Tamsui Old Street Neighborhood*.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Geographa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 _____ (2013a)。〈試以詮釋現象心理學初探段義孚之地方之愛〉，「中國地理學會年會暨地理學術研討會 Kaohsiung 2013」論文。高雄：中國地理學會，4月13日。
- (_____ [2013a]. “A New Trial Discussion with Yi-Fu Tuan’s Topophilia Applied for the Concept of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Paper presented at 2013 Annual Meet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The Future of Geography. Kaohsiung: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April 13.)
- _____ (2013b)。〈那座山，那條河：地方及其精神之意義—以西川滿筆下的淡水作品詮釋〉，《鵝湖學誌》，第50期，頁203-241。
- (_____ [2013b]. “That Mountain, That River: An Interpretation of Place Image and Its Spiritual Meaning from the Series Tamsui Literature Works of Nishikawa Mitsuzu.” *Legein Semi-Annual Journal*, No. 50:203-241.)
- 林志秋 (2000)。《佛祖、太祖與耶穌—羅漢內門宗教信仰之地域性》。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Chih-Chiu Lin [2000]. *Fo-Tsu, Tai-Tsu and Jesus: The Locality of Religions in Luo-Han Nei-Men*.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a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 林怡蕙 (2002)。《小說文本中的地理論述—以鹽田兒女小說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Yi-Hui Lin [2002]. *The Geographical Discourse with the Context: A Study on the Novel of “Children of the Salt Field”*.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a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Kaohsiung.)
- 邱誌勇 (2010)。〈意義—文本與詮釋間的辯證關係〉，《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第4卷，第2期，頁165-186。
- (Chih-Yung Chiu [2010]. “Meaning: Dialec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4, No. 2:165-186.)
- 邱誌勇、許夢芸 (譯)，Lewis, Jeff (原著) (2006)。《文化研究的基礎》。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Lewis, Jeff [2006]. Chih-Yung Chiu and Meng-Yun Hsu [trans.]. *Cultural Studies: The Basics*. Taipei: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 施添福 (1990)。〈地理學中的空間觀點〉，《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16期，頁115-137。
- (Tien-Fu Shih [1990]. “The Space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 16:115-137.)

- 洪漢鼎等（譯），Ricoeur, Paul（原著）（2005）。〈存在與詮釋學〉，洪漢鼎等（編譯），《詮釋學經典文學（上）》，頁259-280。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Ricoeur, Paul [2005]. "Existence and Hermeneutics." In Han-Ding Hung et al. [trans.], *Hermeneutics Classics I* [pp. 259-280]. Taipei: Laureate Book Co., Ltd.)
- 洪醒漢（2002）。《軍事重「地」左營地區政治軍事空間的形塑及詮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Hsing-Han Hung [2002]. *The Form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Politic Military Space: A Study on the Important Military District around Zuoying Area*.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pa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 孫周興（譯），Heidegger, Martin（原著）（1994）。《林中路》。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 (Heidegger, Martin [1994]. Zhou-Xing Sun [trans.]. *Holzwege*.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 孫治本、譚又寧（譯），Hahn, Kornelia（原著）（2001）。〈全球地方化·新「地區」概念與生活風格〉，《當代》，第168期，頁54-63。
- (Hahn, Kornelia [2001]. Chi-Pen Sun and You-Ning Tan [trans.]. "Glocalization: The Concept of New Region and the Lifestyle." *Con-Temporary Monthly*, No. 168:54-63.)
- 高麗珍（1996）。〈淺談民俗宗教空間組織的形成過程—以松柏嶺受天宮玄天上帝祭祀活動為例〉，《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學報》，第4期，頁241-290。
- (Li-Chen Kao [1996]. "The Formation of Space Organization with the Folk Religion: A Case for the Worship of Xuan Tian God at the Show-Tian Temple in Sungpoling." *Journal of National College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No. 4:241-290.)
- _____（2008）。〈摸索文化地理在「傳統」與「新」之間〉，《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第41期，頁51-69。
- (_____ [2008]. "Groping Cultural Geography In-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No. 41:51-69.)
- 國家圖書館（2014a）。〈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站。<http://ndltd.ncl.edu.tw/cgi-bin/g32/gswweb.cgi/ccd=1740cB/webmge?Geticket=1>。2014/9/6。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2014a]. "National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32/gswweb.cgi/ccd=1740cB/webmge?Geticket=1>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4].)
- _____（2014b）。〈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國家圖書館全球資訊》網站。<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2014/9/6。
- (_____ [2014b]. "Index to Taiw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System."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4].)
- 張添順（2006）。《笨港牛稠腳庄祭祀空間之變遷及其空間性》。嘉義：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Tian-Shun Chang [2006]. *The Transition and the Spatiality of Niou-Chou-Jiao Worship Space in Ben-Gang*.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pahy, National Chaiyi University, Chaiyi.)
- 連雋偉（2003）。〈高達美的哲學詮釋學〉，《哲學與文化》，第3卷，第11期，頁63-92。
- (Jun-Wei Lian [2003]. "Hans-Geor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Monthl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Vol. 3, No. 11:63-92.)
- 陳文尙（1986）。〈存在空間的結構〉，《地學彙刊》，第5期，頁103-148。
- (Wen-Shang Chen [1986]. "The Structure of Existential Spac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Chinese Geographers*, No. 5:103-148.)
- _____（1993）。〈身體意象式命名的理解與詮釋〉，《哲學雜誌》，第3期，頁60-76。
- (_____ [1993].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med of Body-Intentionality." *The Magazine of Philosophy*, No. 3:60-76.)
- 陳其南（1999）。〈台灣地理空間想像的變貌與後現代人文地理學——一個初步的探索（上）〉，《師大地理研究報告》，第30期，頁175-219。
- (Chi-Nan Chen [1999]. "Changing Spatial Imaginations in Modern Taiwan and Postmodern Geography: A Preliminary Survey (Part One)."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 30:175-219.)
- 陳宣良等（譯），Sartre, Jean-Paul（原著）（2012）。《存在與虛無》。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Sartre, Jean-Paul [2012]. Xuan-Laing Chen et al. [trans.]. *L' être et Le Néant*. Taipei: Rive Gauche Publishing House.)
- 陳鼓應（編）（1992）。《存在主義》。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Guu-Ying Chen [1992]. *Existentialism*.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陸邵明（2012）。〈場所敘事——城市文化內涵與特色建構的新模式〉，《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0卷，第3期，頁68-76。
- (Shao-Ming Lu [2012]. "Place-Narratives: A New Mod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ulture." *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20, No. 3:68-76.)
- 彭婉蕙（2004）。〈消逝、重塑、轉換——論朱天心的城市書寫〉，《中極學刊》，第4期，頁203-221。
- (Wan-Hui Peng [2004]. "Disappearance, Reform and the Transition: The Discussion of Tien-Hsin Chu's City Writing." *Zhongji Xuekan*, No. 4:203-221.)
- 彭鈺琪（2006）。《農村聚落生活世界的建構——以嘉義縣埔尾為例》。嘉義：私立南華大學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Yu-Chi Peng [2006].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world in the Rural Settlement: The Case of Pu-Wei, Chiayi County*.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Arts, Nanhua University, Chaiyi.)

- 曾景斌（2010）。《日治時期臺灣神社研究》。台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
- (Ching-Pin Tseng [2010]. *The Study of the Taiwan Grand Shrine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Taipei.)
- 湯熙勇（編）（2002）。《臺北市地名與路街沿革史》。台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 (Shi-Yeoung Tang [2002].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Geographic Name and the Name of Street and Road in Taipei*. Taipei: Taipei City Archives.)
- 項退結（2006）。《海德格》。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Thaddeus Hang [2006]. *Martin Heidegger*. Taipei: The Grant East Book Co., Ltd.)
- 黃克武（2000）。〈語言・記憶與認同一口述記錄與歷史生產〉，《當代》，第158期，頁74-82。
- (Ko-Wu Huang [2000]. “Language, Memory and the Identity: The Oral History Record and the Production of History.” *Con-Temporary Monthly*, No. 158:74-82.)
- 黃素真（1997）。《沿山鄉街的「存在空間」—以林杞埔街為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Su-Zhen Huang [1997]. *The ‘Existential Space’ of the Country Town on the Mountainside Area: An Example of Lin-Yi-Pu Town*.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pa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 _____（1998）。〈小說人物的「存在空間」—以海明威「老人與海」小說為例〉，《重高學報》，第1期，頁175-189。
- (_____ [1998]. “The Existential Space of the Character with the Novel: A Study on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Journal of San-Chong High School*, No. 1:175-189.)
- 黃訓慶（譯），Appignanesi, Richard（原著）（1996）。《後現代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Appignanesi, Richard [1996]. Xun-Qing Huang [trans.]. *The Beginners Series: Introducing Postmodernism*. Taipei: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 葉龍彥（1999）。《紅樓尋星夢—西門町的故事》。台北：博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Long-Yan Yeh [1999]. *Dreaming the Star in the Red House: The Story of Ximending*. Taipei: BoYoung Cultural Enterprise, Inc.)
- 鄒川雄（2005）。〈生活世界與默會知識—詮釋學觀點的質性研究〉，齊力、林本炫（主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頁21-56。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研究所。
- (Chuan-Shyong Tsou [2005]. “The Lifeworld and Tacit Knowledge: On the Hermeneutic Perspectiv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Li Qi and Pen-Hsuan Li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pp. 21-56]. Chiayi: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Education, Nanhua University.)

- 臺北賓館·風華再現（2007）。〈修復工程〉，《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古蹟小偵探》網站。<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7/qoo1882/restoration/resoration.htm>。2014/9/6。
- (Taipei Guest House, Restoration [2007]. "Restoration Project." The Little Det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Site, Affiliated Experimental Elementary School of University of Taipei Website. <http://library.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7/qoo1882/restoration/resoration.htm>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4].)
- 趙旭東、方文（譯），Giddens, Anthony（原著）（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Giddens, Anthony [2002]. Xu-Dong Zhao and Wen Fang [tra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Taipei: La Gauche Publishing Ltd.)
- 潘朝陽（2001）。《出離與歸返—淨土空間論》。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Chao-Yang Pan [2001]. *Freeing and the Return: The Pure Land Discourse on Space*. Taipei: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_____（2005）。《心靈·空間·環境—人文主義的地理思想》。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_____ [2005]. *Minds, Space and Environment: The Geographical Thought of Humanism*. Taipei: Wu-Nan Book Inc.)
- 滕守堯（1996）。《海德格》。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Shou-Yao Teng [1996]. *Martin Heidegger*. Taipei: Sheng-Chih Co., Ltd.)
- 蔡美麗（2007）。《胡賽爾》。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Mei-Lai Choy [2007]. *Edmund Husserl*. Taipei: The Grant East Book Co., Ltd.)
- 蔡敦浩、劉育忠、黃慧蘭（2011）。《敘說探究的第一堂課》。台北：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Dun-Hou Tsai, Yu-Chung Liu and Hui-Lan Huang [2011]. *Narrative Inquiry*. Taipei: Tingmao Publish Company.)
- 蔡錚雲（2006）。〈現象學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第二部分）—實徵與詮釋兩種應用模式系譜上的對照〉，《應用心理研究》，第29期，頁53-70。
- (Cheng-Yun Tsai [2006].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A Genealogical Application of Empirical and Hermeneutical Modes." *Research in Applied Psychology*, No. 29:53-70.)
- 鄭勝華、劉德美、劉清華、阮綺霞（譯），Claval, Paul（原著）（2003）。《地理學思想史》。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Claval, Paul [2003]. Sheng-Hua Cheng, De-Mei Liu, Qing-Hwa Liu and Patricia Nguyen [tran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Taipei: Wu-Nan Book Inc.)
- 鄧景衡（1999）。〈空間韻律的追尋—地方芭蕾的變奏與生活、工藝的轉型〉，《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研究報告》，第12期，頁65-105。

- (Ching-Heng Tien [1999]. "In Pursuit of Spatial Rhythm: The Change of Place Ballet and the Transfer of Life and Technology." *Reports of Geographical Studies*, No. 12:65-105.)
- 盧嵐蘭 (譯), Schutz, Alfred (原著) (1992)。《舒茲論文集 (第一冊) — 社會現實的問題》。台北: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Schutz, Alfred [1992]. Lan-Lan Lu [trans.]. *Collected Papers Vol. 1: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Taipei: Laureate Book Co., Ltd.)
- 簡春安、鄒平儀 (1998)。《社會工作研究法》。台北: 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 (Chun-An Jian and Ping-Yi Zou [1998].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Work*. Taipei: Chu Liu Book Company.)
- 龔卓軍 (2006)。《身體部署—梅洛龐蒂與現象學之後》。台北: 心靈工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Jow-Jiun Gong [2006]. *Dispositif: Merleau-Ponty at the Limits of Phenomenology*. Taipei: PsyGarden Publishing Company.)
- 龔卓軍 (譯), Merleau-Ponty, Maurice (原著) (2007)。《眼與心》。台北: 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
- (Merleau-Ponty, Maurice [2007]. Jow-Jiun Gong [trans.]. *L'Œil et L'Esprit*. Taipei: Art and Collections Ltd.)
- Bruner, E. (1986). "Experience and Its Expressions." In Victor W. Turner and Edward M. Bruner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pp. 3-30).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Dreyfus, H. L. (1991). *Being-In-The-World: 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Division I*.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Duncan, J. S. (1990).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ncan, J. S. and D. Ley (1993). *Place / Culture / Representaiton*. London: Routledge.
- Gadamer, Hans-Georg (1975). *Truth and Method*. Trans. by G. Braden and J.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Press.
- _____ (1985). *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 Trans. by Robert R. Sulliva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_____ (1994). *Heidegger's Way*. Trans. by John W. Stanle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Gergen, K. J. and Gergen Mary M. (1988). "Narrative and the Self as Relationship." In Leonard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pp. 17-56). Sandiego: Academic Press.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nsen, H. (2006). "The Ethnonarrative Approach." *Human Relations*, Vol. 59, No. 8:1049-1075.
- Hartshorne, R. (1958). "The Concept of Geography as a Science of Space, from Kant and Humboldt to Hettner."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48, No. 2:97-108.
- Harvey, D. (1973).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90). "Between Space and Time: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0, No. 3:418-434.
- Hay, A. M. (1979). "Positivism in Human Geography: Response to Critics." In David T. Herbert and Ronald J. Johnson (eds.), *Geography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 (pp. 1-26). New York: Wiley.
- Husserl, E. (1973). *Cartesian Meditations*. Trans. by D. Cair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 Johnston, R. J. (1979).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45*. London: Edward Arnold.
- Labov, W. and Waletzky J. (1967).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June Helm (ed.), *Essays on the Verbal and Visual Arts* (pp. 12-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 Lyotar, Jean-Franç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ssey, D., J. Allen, and S. Pile (1999). *City Worlds*. New York: Routledge.
- May, J. A. (1970). *Kant's Concept of Geography and Its Relation to Recent Geographical Though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eining, D. W. (ed.)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andsca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leau-Ponty, M. (1964).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and Politics*. Trans. by James M. Edie.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D. (2000).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Mishler, E. G. (1986). "The Analysis of Interview-Narratives." In Theodore Roy Sarbin (ed.), *Narrative Psychology: The Storied Nature of Human Conduct* (pp. 233-255). New York: Praeger.
- Parker, S. (2004). *Urban Theory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Encountering the City*. London: Routledge.
- Peet, R. (1998).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Pickles, J. (1985). *Phenomenology, Science and Geography: Space and the Human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elph, E. (1970). "An Inquiry in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Geography." *Canadian Geographer*, Vol. 14, No. 3:193-201.
- _____ (1976). *Place and Placeness*. London: Pion.
- Ricoeur, P. (1984). *Time and Narrative (Vol. 1)*. Trans. by K. Mclaughlin and 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_____ (1991). *From Text to Action: Essays in Hermeneutics, II*. Trans. by K. Blamey and John B. Thomp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Riessman, C.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Seamon, D. (1979).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London: Croom Helm Ltd.
- Smith, N. K. (1933). *Immanuel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London: Macmillan.
- Soja, E. W. (1980).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0, No. 2:207-225.
- _____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_____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Sokolowski, R. (2000).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eedy, J. (2008). *Narrative Inquiry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 Steiner, G. (1978). *Martin Heidegger: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rift, N. (1996). *Spatial Form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Tuan, Y. F. (1971). "Geograph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Canadian Geographer*, Vol. 15, No. 3:181-192.
- _____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_____ (1991). "Language and the Making of Place: A Narrative-Descriptive Approac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1, No. 4:684-696.
- Webster, N. (ed.) (1992). *New Illustrated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Pamco Publishing Co., Inc.
- White, M. and Epston D. (1990). *Narrative Means to Therapeutic Ends*. Adelaide: Dulwich Publications.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Narrative Inquiry with Existential Space for the Place Experience

Yi-Wen Tsai

Abstract

From a Humanistic Geography perspective, “existential space” refers to the meaning of subject-object intentionality and to the feelings of much more emotional values. Follow Mart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this kind of space reveals the human Dasein and the ways of people living being-in-the-world. The methodology, narrative inquiry, describes and illustrates the whole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and stories for identifying one’s personal or culture identity and even for the people’s life-world. If we could apply this kind of methodology to the field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we might take care and explore the personal history to look at the deeper connections between man and the land. Further,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ould focus on the issue of place matters as well as contribute to the researches for the new geographical methodology and to have the very deeper concerns about man and the land.

Keywords: narrative inquiry, Humanistic Geography, Phenomenological Geography, existential space, place experience.

Yi-Wen Tsai is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at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for Oversea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